

說小學技篇長

雲風疆苗

集二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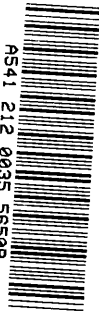
著木貞朱



行印店書華正海上

朱貞木著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S41 212 0035 56508

長篇武俠
奇情

苗疆風雲

『第一集』

上海正華書店印行

苗 疆 風 雲

(第 二 集)

目 次

- 第一章 「圖財害命的人獸」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「因死英雄木槓中」……………一五
- 第三章 「害人害己造慘劇」……………二九
- 第四章 「血襪靈幃酬故主」……………四五
- 第五章 「千古慘劇的結束」……………五八

武俠長篇
奇情小說

苗疆風雲

第二集

朱貞木撰

前

引

嘗集敘滇南普洱府西南之胡蘆野夷界中的苗人互相殘殺事蹟，這地處在緬甸邊疆，在帝皇封建時代，這苗夷中的民族，還未開化，民性犷悍勇健，愛武善鬥，致造成互相角逐；爭雄殘殺慘事，直至清初時宣撫，才正式入於中國的版圖，那時有一個漢族異士名大覺禪師者，雲遊到苗疆，由此造成出一個武藝絕頂的人物來，由這人來統率羣苗，才免去全族相殘，這人便是本書兩集中主角；滇南三十五猛士司穆索珠郎。首集敘至珠郎寵妾劉嬌鳳落入深不可測的漫路河，在生命危急中，迷惘惘覺出有一人，將自己攔腰抱起，救上岸來，嬌鳳神經過醒後，看出救自己的人來，不由驚疑，奮分立時粉面通紅，黎渦鬱量，羞得抬不起頭，楞柯柯坐在一旁，說不出話來。

第一章 『圖財害命的人獸』

原來這人就是嬌鳳心目中最瞧不起的人，乃是珠郎的盟弟普洱府治游擊樊宗敏，這時嬌鳳覺得宗敏頗有肝膽勇氣，居然能捨身救人，這倒是出於個人意料之外，不由改去昔日對他的惡感。他們經過

這場驚擾，也就無與再遊玩，就返回猛連寨去了。

這一場驚擾的過程，樊宗敏不但增進了與珠郎的交誼，並且改善了嬌鳳對他的印象，此後樊宗敏見了嬌鳳，便也嫂子長嫂子短的叫得更外親熱，那嬌鳳也就換去了過去敷衍的態度了。

光陰過去甚快，一日，樊宗敏在自己宅中邀請珠郎小飲，樊家距珠郎家甚遠，因為宗敏本是普洱府的游擊，況地却在普洱河西岸的山村中，那地方距離猛往寨與打羅不遠，也算是個崇山峻嶺的地方，好在兩人都是武將，騎了快馬，帶了騎從，往來赴約，都不覺得怎樣不便。這日珠郎到了樊家，才知道竟是宗敏三十九歲生日，珠郎忙命從人補了一份厚禮，隨了衆人，向宗敏拜起壽來，宗敏再三謙讓，當即將珠郎請到內花廳安坐。珠郎在滇南頗負盛名，在普洱本府治下，更不必說，真是婦孺皆知，人人景仰，此時宗敏一班賀客親友，見了珠郎，人人都要來敷衍幾句，因此不論識與不識，都跑到內花廳來拜訪珠郎。

珠郎這時正覺有些應接不暇，忽聽得外面廊下直奔進一個人來，只見他一面跑，一面高叫着：「穆索土司」，珠郎抬頭遠看，覺得那人面目，長得獐頭鼠目，一時倒認不出是誰，等那人一步跨進門來，珠郎才認出誰來，原來正是自己的盟兄弟元江州同知吳禮。當時慌忙迎將出來，向吳禮拱手笑說

：「久違！久違！」吳禮却一把拉住珠郎的一隻手，緊緊握了幾握，露出十分親切的神態來，口內連說：「今天真是幸會」，說着又回頭向邊立的幾位朋友說：「我與穆索土司，我們是過命的朋友，我們是盟兄弟，他是老大哥」，他一連向衆人背了一篇履歷，然後又指着珠郎的鼻子，似高興似埋怨的說：「大哥！你這可不對，你既過河來，（按：指過漫路河而言）竟不想到我那個小地方去，真算你不對」。珠郎究竟實心人，先聽他認乎其實的指了自己說不對，還當自己真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及至聽他說出口來，才知他是一句哈哈，心想你在元江，從普洱城到元江城，少說也有二三百里地，我才渡過了漫路河，離開普洱還遠得很，怎說我不到你那裏去？但心雖如此想法，口內究不便不敷衍他，忙陪笑說：「還真該罰愚兄了」，一句話又說得吳禮拍手跳足的說：「好極！好極！回頭我們痛痛快快喝上一百杯」，說完又回頭向大衆說：「我一生就是佩服我這位老大哥，真是文武全才，別的先不提，單說當年平吳三桂的時候，要沒有我這位老大哥，還有京師老皇帝嗎？」原來苗人稱吏目人役曰官，稱官曰皇帝，稱天子則曰京師老皇帝。吳禮並非苗人，他此時却對一班衆賓客說，其中十之七八是苗人，所以他也用上苗語了。珠郎聽他講話過分，便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忙惶恐地說：「不談了，不談了」，吳禮何等精靈古怪？立即轉過話風說：「好，我們不談這些，我真是昏頭了，也不問問大

嫂的好」？說着便向珠郎莊容問起嫂子好？姪兒的好來？這一天，吳禮竟將全付精神，都用在珠郎身上，讀者諸君難道以爲吳禮真是珠郎的那樣一個好朋友嗎？要論關係，倒確是聯過譜的盟兄弟，但心裏却滿不是那件事，如今見了珠郎，如此奉迎親熱，也正有原因在內，不妨乘此說一番。

甘埙自從受了甘氏之託，一心要想條惡計，除去嬌鳳，便日夜思量，可是穆棗珠郎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主兒，又與自己不甚投契，自己斷不可出頭，他想此事必須要找到官兒才能有辦法；甘埙所請官兒，也就是指的當地的官衙中的吏目。甘埙想到這一層，便運想到元江州衙內一個書吏，名叫張以江的人來。這張以江是貴州人，與甘埙從販私上相識，便結拜了盟兄弟，此人鬼計多端，爲人極爲陰險，甘埙知他專能設法害人，所以便到元江去找他，誰知與張以江一談之後，好多日也不會給甘埙一個回信，甘氏過了三五天，向甘埙一催問，甘埙沒有辦法，只得再去找張以江，張以江一見甘埙，便向他笑說：「你這擋子事兒，我已替你想過辦法，並還求過人，可是人家問我什麼報酬，我却答不上話來，今天你來得很好，我正想派人去請你，到底事成後用什麼酬謝人」？甘埙一聞此言，登時鬧了個張口結舌，張以江看了暗暗好笑，便向他說：「人家自己點了菜，只問你們求人的肯不肯」？甘埙便問：「點了什麼菜」？張以江說：「人家要他家出名的那頂珠冠，你能辦到嗎」？甘埙一聽，可就爲

上難了，便囁囁的說：「這是穆索珠郎的寶貝，如何能要的出來？」張以江聞言冷笑一聲說：「正因他是穆索珠郎的寶貝，才向他要呢」。甘埧一時繞不過這灣兒來，瞪着眼說不出話來，張以江看
在眼內，心裏罵了一句「好蠢的苗子」，口內却叫了聲：「老弟，你怎的想不通，我們要做，單做倒
一個臭娘兒們有什麼油水，要做必須從穆索珠郎本人做起才有勁呢」。甘埧這才恍然大悟，忙哦了
一聲說：「原來如此，如果能連這隻大虫一起做了，還用說什麼珠冠，那不是全我們的了嗎？」張以
江拍手說：「着呀，老弟這才是聰明人了」，甘埧便問如何下手，張以江當時不說，只含笑說：「你
不用忙，且在元江住上幾天，到了晚間，夜深人靜，我與老弟一邊喝酒，一邊詳談就是了」。

甘埧心中歡喜，便不再問，張以江自去辦公，到了日落前，張以江回到寓所，命下人宰了一隻雞
，煮了一方肉，打了一壺酒，便與甘埧慢慢的飲酒談心；原來張以江自聞甘埧之言，心中盤算，穆索
珠郎是滇南第一等豪富之家，難得他自己家裏大小不和，竟來求教外人，知道此事如辦的好，此身便
吃着不盡，但素知珠郎不但武功了得，而且官高名顯，不易做倒，此事要做，必須要向本官吳同知商
量。他素知同知與珠郎是盟兄弟，但又知吳同知的爲人，見利忘義，只要有錢，便連親老子也能宰了
當豬肉賣，所以心中拿了一個動之以利的主意，到了次日，進了同知衙門，公事料理完畢，便悄悄的

向吳同知的簽押房中探頭一看，見同知吳禮正坐在公事桌邊批閱公事，張以江站定了輕輕咳了一聲，吳禮緩緩的回過頭來，一看是本班吏目張以江，便將那付玳瑁大墨晶眼鏡向額上一推，打着官腔問了聲：「有事嗎？」張以江見問，忙僵僵着腰身，應了句「是」，吳禮卻又說了句「進來」，張以江便斜着半邊身體，跨進房內，一步搶到吳禮面前，伸左腿屈右腿請了一個安，然後直身站在面前，一聲不哼。

吳禮此時，將手中的筆放下，欠了欠身，向着張以江坐着，一隻右腿慢慢的架到左腿上，一邊搖幌，一邊昂頭問了聲：「這樣的賊頭鬼腦，究竟爲了什麼事呀？」張以江嚙嚙着說：「有一件事委決不下，特來求大人指示」。吳禮一聽，就覺得此言有些突兀，但他們堂屬二人，營私舞弊，謀產害人的事，不止作了一次，所以吳禮一聞此言，便知張以江話裏有話，吳禮本是一等的機靈鬼，立即將臉上顏色放和藹些說：「有什麼事委決不下？是你本身的事嗎？」張以江躬身進前一步，湊到吳禮面前，低聲說：「就是爲了猛連土司穆索珠郎的事」。吳禮猛聞事關穆索珠郎，倒是一呆，忙問了句：「穆索土司有什麼不好嗎？」張以江悄悄說：「據他的妻舅甘堪來說，怕穆索珠郎有點招兵買馬的情形」。吳禮真不愧爲個老奸巨滑，他一聽張以江說穆索招兵買馬四個字，就猜到內中有絕大的文章，因

爲猛連屬於普洱，與元江毫不相干，自於張以江更不相干，他今忽然用這大的罪名來加到他頭上，穆索珠郎又是一等富翁，這裏面准是想打他的主意，要不然也不會這樣鬼鬼祟祟的說話，當時心中如此想，口內却不露出來，仍是淡然說：「他妻舅打算怎樣呢？」這一句話就問到了焦點上，張以江也不外行，知道本官已了解其中的深意，忙又上前一步，湊到男禮耳邊，一五一十的說了個備細，吳禮這才知道穆索家庭中妻妾不和，鬧出來的一齣好戲，耳內一邊聽，心中一邊想，等張以江說完，便問說：「你向他要珠冠，他姊姊能答應嗎？」張以江忙道：「這話是還未向他說過，小人看來，那甘氏有名的是一個姘婦，只要能擺佈她的情敵，沒有個不答應的，倒是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咽住了似乎不便說下去，吳禮問倒是什麼？張以江才吐出專做嬌鳳，反怕做不好，不如一不作二不休，一下就將穆索珠郎毀了，那時別說是珠冠，什麼也不是隨着大人分派嗎？吳禮聞言，只是點頭，却不會表示，張以江見他不語，知他正在思索，一時不敢再多說，一會兒便見吳禮含笑說：「好吧，你等着信吧，如果那個姓甘的來，你對他說，只要獻出珠冠，我就有辦法」。張以江聞言大喜，忙躬身應諾而退。

過了幾天，甘琪特來找張以江，張以江便將吳禮的話對他說了，並叫他回去問過甘氏，如能以珠冠爲謝，吳同知自有辦法，甘琪回去向甘氏一說，甘氏志在除去情敵，竟不顧到利害，立即允許了，

事成以珠冠爲酬的條件，可憐珠郎與嬌鳳却都還在夢中，那裏想得到甘氏竟會作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來？

吳禮一面正在進行他的陰謀，一面偏偏又在樊宗敏家中遇見珠郎，他爲預佈網羅起見，並免除珠郎的疑心，所以特與珠郎拉足了交情，一口一個大哥，好叫珠郎沒有防備，珠郎性直，又那裏識得他的口蜜腹劍呢？

吳郎進行的究竟是什麼陰謀呢？原來吳禮也深知珠郎不是個好招惹的主兒，如果聽了甘氏的話，冒冒失失的去擺佈嬌鳳一人，有珠郎在旁，不但都是白費，一個不好，被珠郎識破，真個性命難保，所以他認爲要就不作，要作就得作的澈底，那便是不是以嬌鳳爲目標，而却以珠郎本身爲目標，他又一再的與張以江商量，張以江也認爲非拉下珠郎是不會成功的，於是二人就定了一條誑報穆素謀反的計劃；這也就是張以江初次向吳禮進言時，作開場白說詞的辦法，如今竟弄假成真了。其時李國棟已自廣南總兵晉陞爲張沅普順四鎮的提督，這普洱地方，正屬李軍門管轄，吳禮既與甘氏商定之後，就悄悄的向李軍門前報告，說穆素珠郎在猛連宜撫，聯合三十五猛苗蠻，有在滇邊蠢動的消息，要向軍門請兵去擒穆素珠郎。可是李軍門深知珠郎的爲人，且當年平定吳三桂時，沒有珠郎定計，渡不了

十里鋪春岩渡，就奪不來鐵索橋，大功之成，全在此人，如今說他有反意，莫說毫無憑證，縱有了朕兆，自己也都不敢深信，便將此意對吳禮說了，並說：「貴同知想你所得消息不實，據本軍門所知，穆索珠郎決不是反復小人，也決不會辜負朝廷之意，去效反叛所爲，我看此事還須從緩辦理，好好的打探打探再說吧」。

吳禮萬想不到會碰這樣一個釘子，便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得連連稱是而退，回到自己衙內，張以江迎着探問消息，吳禮便將李軍門不肯相信的話說了一遍，張以江這樣刁鑽的人，到了此時，也就無法可想了。過了三天，甘埜與吳頭頭的來討消息，張以江真覺得無言可對，只得向他胡扯了一陣，甘埜越發的不得要領而去，回去向他姊姊甘氏一說這情形，甘氏兄妹認爲張吳等索錢未滿所欲的緣故，才有此推辭，二人經商量了一陣，甘埜重又向張以江保證，只要將珠郎和嬌鳳做倒，如珠冠嫌不足，只要吳張開口，決不駁回。張以江一聽，心裏真叫難受，心想如此好的買賣，全讓姓李的給攪散了，要不承當下來，這是多可惜的機會，要是承當下來，又真沒有辦法，只是默默不語，呆在那裏，甘埜見他如此，也不明他是何用意，臨走又補了句：「只要事情成功，我看我姊姊的神氣，要什麼都不會不答應他的，你老兄趕快賣些力，把事辦成了，你我都有好處，別猶豫了，快上緊去辦吧，三天後我再

來聽你的好消息」。說完自顧自走去，也不管張以江心中如何難受，俗語說：「財帛動人心」，張以江被甘琪一陣引誘，重又想將沒辦法的事兒，去找出個辦法來，他一咬牙，便又找到本官吳禮來了。

樊宗敏自從在猛連河中救起珠郎和夫人嬌鳳以後，心中時發痴想，他記得在匆忙與驚慌中，從水中抱住了嬌鳳的身軀，追想纖腰一捻，溫玉入懷，在那個性命呼吸之際，誰也顧忌不了什麼，不但親膚相觸，而且濕衣貼肉，纖悉皆已觸手，後來將她托出水面時，自己一面游泳，一面留神她的死生，彼時，二人一在水面，一浮水中，頭與頭並在一起，也可算得是耳邊廝磨，還彷彿聞到一陣陣的脂粉香，從嬌鳳口鼻中發出，不過那時心在救人，不暇轉入遐想而已，如今事後想來，却越發令人追思不置，宗敏從此以後，一連到珠郎家中去了幾次，覺得嬌鳳對自己的態度，確已不像從前那樣凜然，一樣也有說有笑的十分親熱，知她因自己已有救命之恩，所以如此，心中愈加混濁淘的不知如何是好？只是一來礙着有珠郎在旁，二來素知嬌鳳性情貞靜，不是三瓦兩舍人物，不敢稍露愛戀之意，可是強忍着這一股愛焰，却見得十分難受，一日正在家中悶坐，又在追思摹擬在猛連河救嬌鳳的那一刹那的風味，三不知有一人直闖進書房裏來，宗敏嚇了一跳，忙定一定神，向來人一看，這才認清楚是元江州同知吳禮，忙立起身來拱手迎着說：「吳兄何時來的，怎的下人們也不通報一聲，致失迎候，罪甚，

罪甚」。吳禮一進門就見他瞪着大眼望住自己，彷彿不認識似的，好半晌才站起說話，却又是搖頭擺尾，滿嘴假客氣，一望而知他心中正在有一樁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，被我驟然來打斷思潮，一時醒悟過來，才有這一套像唱戲似的說白，心中雖是好笑，却也有些犯疑，便開門見山的，問說：「你在想什麼心事，怎的說話這樣失魂落魄的樣子？」

樊宗敏萬不料被他一語說到心裏，一時面上通紅，支支吾吾的，說道：「那有什麼心事？請坐，請坐！」一陣敷衍，打算將吳禮的話題轉到別處去，好一個老奸巨滑的吳禮，他素知宗敏好色，大概此時又遇到什麼女子，才這樣的心不在焉，自己此來，正有事同他商量，不願意叫他心裏不快，便也換了口風，向宗敏說：「老樊，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，你替我出個主意如何？」宗敏見吳禮滿臉的惶急，不知他有什麼大事，便說：「你有什麼事？且說給我聽聽」。吳禮當時沉吟了一會，坐到宗敏身旁，低聲說：「此事也是爲了你我的富貴，不得已而爲之」。宗敏聽他沒頭沒腦，不知他說的什麼，但聽他說爲了你我富貴這句話，立刻鑽進了耳朵，欣然問說：「什麼事於你我富貴有關呢？」吳禮咳了兩聲，才一口氣將穆索的家庭情形說了一遍，又將甘氏一再要求自己將珠郎之妾嬌鳳除去，願以珠冠見酬，以及自己覺得除去嬌鳳，有珠郎在，決作不成，不如害了珠郎，說他謀反的話說了一遍。宗敏

一聽事關嬌鳳，不由上了心，便說：「那麼你說他謀反，有什麼憑證呢？」吳禮歎了一聲說：「正因沒有憑證，李軍門才不信我的話，碰了回來，可是此事如放手不作，一來巴許甘氏，那女人日日派他兄弟來催問，二來穆索家財饒富，此事作成，不是白白的落一筆大財嗎？便是那一頂珠冠，也够你吃幾輩子的了」。宗敏聽着這些話，好像不會聽進耳朵去，只是瞪着一雙大眼，呆望着吳禮，一語不發。

樊宗敏這一種表示，却使吳禮暗暗的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莫非樊宗敏與那苗子結識出真交情來，聽了我要害他，竟不表同意嗎？這倒怪我失着了」。當時心裏非常不安，便訕訕的立了起來，宗敏似乎已經看出吳禮的心事，忙將精神一斂，笑臉攔住了吳禮，說道：「你先不要忙，我正在替你考慮這件事呢」。他此語一出，吳禮才放下一半心，便試探着說：「那麼你看此事能作不能作？換句話，這件事財，你我能發不能發呢？」宗敏有些猜到他的錯會了意，分明有些懷疑自己，忙安慰他說：「這有什麼不能作？不過我們不能造次就是了」。吳禮聽他這樣一說，才又放心大胆的，問說：「那麼你老弟有何高見？何妨說出來，大家商量商量！」宗敏一邊點頭，一邊站起來走到書房門口，探頭向外望了一望，然後回身將門掩上，坐到吳禮對面，正色說道：「吳兄，你是一個最精細的人，怎的不想一想？」

穆索珠郎是什麼人物？他手下有多少有本領的苗子？本不是容易，隨人擺佈的人。你前次向李軍門處告密，說他謀反，偏偏軍門不信，這一來不但告不成他，萬一有些風聲吹到他本人耳內，莫說你們把兄弟，被人笑你不仁不義，那珠郎畢竟是苗子，萬一苗性發作，找到你頭上，你自問鬥得過他嗎？」宗敏這幾句話一講，不啻在吳禮頭頂上，倒了一盆涼水，將個吳禮呆在座上，一句話都答不出來。宗敏才又接說：「我看此事，你既已向軍門提過，遲早總有一天會讓穆索珠郎知道的，那時你就危險了，所以我以為此事已經箭在弦上，不能不發，不過得想一個萬全之計，才能下手罷了。」

吳禮此時被宗敏一說，也十分後怕起來，他自然知道珠郎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苗子，自己果是危險萬分，便急得抓耳搔腮的向宗敏問計？宗敏含笑說：「這麼辦吧，珠郎對你我二人的交情，似乎比你勝些，此事少不得做我不着，由我出面來調度，幫你這樁大忙，你看如何？」吳禮聞言，早噙其意，忙應說：「這有什麼說的，你幫我這個忙，等於救了我，我自自然感激圖報，至於若能將這珠郎置之死地，所得的財產，我和你還分彼此嗎？老實不客氣，二一添作五，你我一人一半，再公平沒有？」宗敏微微一笑，搖了搖頭，吳禮當時心內不由一驚，心說：「我和你平分春色，你還嫌不足嗎？這也未免太狠了些？」他正心口相商之際，宗敏似已解得吳禮內心的惶惑，忙向他說：「你不要誤會，

「我不想發財」。吳禮聞言更覺詫異，不由問了聲：「那麼你想什麼？」宗敏又是微微一笑，低聲說：「方才你進來之時，不是說我想什麼心事嗎？我老實告訴你吧，那苗子的小老婆嬌鳳，與我頗有情義，新近我們倆還有過一段過命的交情，只礙着這苗子討厭，雙方都不便怎樣，此事若能邀天之幸，成功以後，你只願你拿了那頂珠冠去，我却只要帶了這娘們兒走，別的什麼都不在我心上」。說罷竟哈哈大笑起來；好一個喪良心無廉恥的樊宗敏，他片面的相思，居然對人大吹大擂的，將劉嬌鳳也拉上了。

吳禮那知底細，一聽此言，真以為嬌鳳與他有心，只要宗敏不分自己的財物，他也無暇去管這些閒賬，當時自然一百分滿意的答應下來，但是究用什麼方法去陷害珠郎呢？二人就在書房內密密切切的計議了一番，一時商量妥當，雖是全由樊宗敏出的主意，却是二人各有應為的任務，那便是所謂分工合作，等到一切俱已齊備，樊宗敏又教了吳禮一個方法，便是上次有李軍門不信穆素珠郎會謀反的一個過程嗎？宗敏就主張由吳禮直接督省先向巡撫那裏告一個密，等回頭再到普洱地方動手。為的是動完了手，不反也是反，便不怕李軍門再有什麼主張了。吳禮覺得宗敏的計劃果然週密，便依照他所說的督省面稟巡撫，恰巧遇見一個吳三桂時代，被三桂殺怕了的人物，一聽雲南省內又有謀反的人，

也不問問真假，查一查真憑實據，竟是糊裏糊塗的准了吳禮的密告，並且還叫他回州以後，立刻聯絡普洱府，相機進剿，如果穆索珠郎要是違抗，就給他個格殺勿論。吳禮領到這樣一個口諭，立刻胆子壯了起來，回頭到了普洱府，與地方上一聯絡，竟說是奉諭辦理呢。這果然是吳樊二人，人面獸心，一個圖財，一個貪色，便硬將一個清清白白的穆索珠郎，拉下了十八層地獄，鬧得家破人亡，但如不是甘氏一時嫉意，自掘坟墓，吳樊二人，又何能下手，這正是物必自腐，而後虫生呢。只可惜穆索珠郎自幼受了大覺禪師的教育，不但武藝精通，便是處世接物，也與一般蠻苗不同，處處顯得彬彬有禮，他的缺點，就在功成以後，不思再有作爲，一意以聲色自娛，蒐藏珍寶，更是他的致命傷，所謂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不然，就不致啓小人覬覦之心，致自蹈殺身之禍哩。

第二章 『困死英雄木檟中』

穆索珠郎自從功名成就，雖年事不高，只五十歲的人，却已一意退歸林泉，自從得了千嬌百媚的嬌鳳，更覺人生晚年之享受，溫柔一事，實是不可或缺的，這倒並非專恃男女愛慾，便是早晚飲食起居，以及一切家庭間的享受，全都靠這一些兒敷衍來安慰自己的餘年，因此他除了和幾個有限的親友

，偶而作一次敘會以外，總是拿了嬌兒愛妾，揀那山水明秀處徜徉遣興，自覺其樂無窮。這一天正挈了嬌鳳玉驄從近處游玩回來，却見貼身長隨送過一張請柬來，一看才知道是吳禮與樊宗敏二人，在車里宜慰以西的九龍打羅之間一所祠堂裏約飲，那地方算是當地一處名勝，凡一班官僚富紳飲讌酬酢，常常借用那地方使用，因此珠郎看了，並不爲奇，再一看日期，正是明日，估量從猛連騎着快馬，一大早出發，至遲到日落後，黃昏前也能回家了，當時便吩咐明晨一大早上打羅祠堂，隨帶八名衛士，六名長隨，二名貼身小健。預備妥了，到了次日，珠郎早起，用罷早膳，那時嬌鳳兀自睡着未起，珠郎走進房中，揭起羅帳一看，見嬌鳳尙自香夢沉酣，便不想去驚動他，便放下羅帳，只將隨身寶劍，掛在腰間，正要一足跨出房門，猛聽嬌鳳自夢中哭喊了幾聲「去不得」，心中陡的一驚，還以爲她是在向自己說話，忙又回到床前，揭起羅帳一看，那知嬌鳳一個欠伸，似乎剛從夢中醒轉，睡眼矇矓，望着珠郎說：「你是不是上打羅赴宴去」？珠郎點頭答應，嬌鳳皺着眉說：「我看今天不去也罷」。珠郎笑問何意？嬌鳳囁囁着說：「我方才夢中見到你被一夥人細綁着關在一間小屋內，好容易我偷偷的等人走後，到小屋將你放了出來，你却握了一柄刀，重又向那一夥人趕去，我怕他們人多，你去有危險，便攔着不讓你去，你一百個不聽，我就急了，高喊：「去不得」，那知道一聲才喊出口，那夥人

立時又回來，倒底將你捉了去，我也就在此時嚇醒了，醒後還直是心跳，回憶夢境，如在目前。所以我勸你今天不用大遠的趕去吃這一頓吧」。珠郎聽她說出夢境，那裏會放在心上，只說了句：「這是不相干的一個夢，況且今天的主人，正是吳樊二位，都是我磕頭的把兄弟，向來交情最厚，妳不是不知道，這又担什麼心呢」？說着便又放下羅帳，轉身要往外走，嬌鳳躺在牀上，眼看珠郎要走，不知怎的，猛覺心裏一陣惶惑，自己也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？好像立刻與珠郎就要生離死別一般的難受。自己也知道不過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荒唐夢境而已，但是不知怎的，竟會發生此種奇異的感想，這是爲向來所無的，當時一邊惶惑，一邊自以理智來克制自己的感情，但是不知怎的，眼中竟會流下淚來！可是納此時內心的苦悶和惶惑，珠郎竟不知道，走到房門口，只回過頭來向嬌鳳說：「我大約黃昏前可以回到家來，妳如疲倦，再多睡一會吧」，說完早已一脚踏出房外，嬌鳳躺在牀上，望着珠郎後影，直到看不見了，才悠然嘆了一口氣，翻過身來，不知不覺，從目中吊下兩行熱淚來，正在這時，玉聰正唧唧呀呀的拉了保姆一隻手，向嬌鳳牀邊走來，嬌鳳一見玉聰，不由一陣運想到珠郎，她立刻自問自的說：「倘若珠郎一去不回，拋下這個小小的可憐兒，又將如何呢」？這想得遠了，又止不住心裏一酸，一伸手將玉聰拉到牀邊，摟在懷裏，一語不發，只是流淚。

珠郎帶了從人衛士，一行共是十七人，十七騎，一路從猛連北走，從丙河沿岸入山，再沿了漫路河，迤邐向打羅山中行來，尙未走到打羅，那裏有一山谷，名喚飛鳥渡，乃是個雙峯夾峙的險要路口，離猛連宜撫已有二十餘里。飛鳥渡形勢幽險，左邊是小打羅山峯，右邊是九龍山的尾脈，名曰白打峯，兩峯壁立千仞，下有深谷，一望無底，上面只有一條羊腸曲徑，走到兩峯相距處，約有五六丈距離，全憑一架石梁通着，石梁左右，古木參天，仰不見日，地形十分幽曠，石梁下泉聲忽忽，可是一些也看不出泉在何處，此處因其山勢狹窄，地形險要，只有飛鳥才能渡過，故名飛鳥渡。珠郎等十七騎放開蹄子，直從羊腸曲徑中向那道石梁飛馳過去，珠郎馬居第一。他是有驚人本領的人，又經馳騁疆場多年，那裏會將區區曲折的山徑所懾，所以雖處如此險地，仍視同平陽似的放聲疾馳。這也一半因爲這地方向少人跡，偶有幾家山居村民，也都住在梁下山谷山中，這樣高峯上，輕易見不到行人，所以才放胆跑開馬。萬不料正當放開了跑過去時，忽見數十步外，已到石梁，石梁正中，却站着一人，眼看轉瞬就上石梁，這人非被自己快馬撞到不可，當就猛喝：「快閃開，馬來！」可是口內尙未喝完，那匹馬已一時收不住韁，只向那人立處衝去。珠郎心中一驚，自己知道這一下非撞死人吃官司不可，正在驚惶無措之時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人起初聽見喝聲，彷彿不會聽見，竟沖耳不聞，站着一

動不動，直到珠郎馬到面前，珠郎心中以為這一下還有命嗎？那知馬前倏的起了一陣旋風，連那馬匹跑得好好的都會陡的起一個胡旋，足下竟緩了下來，珠郎再看那人，却已形跡不見，正自奇詫，認為眼花，回頭一看，見從騎正紛紛趕到，便在馬上問說：「你們方才可曾看見石梁中間站着一人嗎？」從人中第一匹馬的便答說：「似乎看見有一個人站在，但離得太遠，馬又快，一轉眼就不甚清楚了。」

• 正說着忽地目視着珠郎前胸，失驚說：「主人前胸是什麼？那裏來的字條？」珠郎被他一問，忙低頭一看，不由大驚，原來自己心口衣襟上，黏着一張三尺來長的字條兒，忙用手一把抓來，就着手中心一看，見是：「銜命送別」四個大字，心想墨跡未乾，分明不是什麼妖異，那麼方才那個人是特為找我來的，怎說是送別，又說是銜命，送誰呢？又是銜了誰的命呢？珠郎此時，不禁十分疑怪，覺得自己出入戎馬，從未見過如此怪事，再說那人馬前一閃，便已不見，向我胸前黏上這一個字條，我一點都不覺得，這人的身手可就了不得，幸而他不是來刺我的，如要行刺，方才那一手不早就完了嗎？自己覺得半生闖蕩，無論漢苗人物，也見過不少，幾時見過如此的人物，可見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那荒山深谷中，不知隱着多少真人？一時想得出神，呆呆的坐上馬上，拿了那張字條，不知怎麼好？

珠郎忽地想起一個無聊的主意，便命所有從人一齊下馬，分向各山谷深處，去找方才那個人，衆

人也不會看清方才那人是個什麼樣兒，一路亂尋，幾乎連飛鳥渡的樹木都翻了過來，可是那裏有個人影，珠郎無奈，只得策馬前行，一路上他不由想到今天出門時嬌鳳從夢中哭醒，攔着自己不讓來，如今石梁上又遇到這麼一件奇事，莫非我穆索珠郎眼前有什麼禍事嗎？既而一想，自己向來待人和藹，素無仇家，便是當年三十五猛的檀台兄妹和龍金駝等，先前雖有併吞我之意，後來都成爲好友，十餘年來，他們對我不但恭敬，而且確是真心相交，已成莫逆，那裏再會遇到凶險？畢竟珠郎自恃有萬夫莫敵之勇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對付得了的，當時雖遇這樣怪事，依舊丟過一邊，一心去赴吳樊二人之約。• 便仍催馬前行，一路上什麼兇事也不會見到，珠郎更不將方才之事，放在心上。這時到了打羅祠堂，吳樊二人早就在門口恭候，三人見面十分親熱，又說又笑的走進了祠堂後面的一座攬翠樓，那所祠堂本是隨山建築的，這「攬翠樓」就蓋在後山石坡上，利用牠地處高勢，自然得以看到普洱府各猛的河流，與普洱的城垣。珠郎上樓一看，坐中雖有幾位他客，可是一經請教，才知都是吳樊二人畧內僚屬，這一席酒，無疑的是專請珠郎，珠郎因與吳樊二人都是聯譜弟兄，苗人重信義，是以一些也不會防到二人會有詭謀，一時賓主交歡，直飲到日晡申刻，才興盡而散。珠郎掂記嬌鳳臨別之言，本想即回，怎奈吳樊二人再三留住，說是要游賞九龍山的名勝，便拉了珠郎向九龍山裏面游賞了好一會，忽

然來到一處，乃是一座諸葛武侯祠，建築的相當講究，三人進入祠內一看，廟貌如生，倒像新近整理過似的，走到前院中，迎出一個老道來，向衆人打個稽首，向客堂裏讓坐，大家正走得有些乏力，便隨着跟進就座，那老道當就捧來香茗，三人用過，便又走向正殿中遊賞了一會，珠郎回身吩咐從人，賞了老道一兩銀子，三個人就走出武侯祠，向西邊山頭一看，早已落日銜山，珠郎便說要早些回去，宗敏在旁，向吳禮偷偷使了個眼色，便說我陪了大哥，一同回到猛連，因爲今晚我在那邊還要辦些事情呢」。珠郎聽說宗敏同行，便說：「如此我們熱鬧些，今晚你到了猛連，就歇在我家吧！」宗敏口內稱謝，腹中暗笑，二人便與吳禮別過。

宗敏帶了兩個武弁，與珠郎的人合在一處，整整是二十人，時當上弦，斜月已上，衆騎紛紛向歸路上趕來，約行三十餘里，人強馬快，並不需要多大的時間，早已將到飛鳥渡的石梁前面，珠郎白天在此遇見過一個怪人，此刻馬到此處，不由又想起白天的事，他深怕那人此時再來與自己打照面，心想我不如加上幾鞭，一馬衝過，也就算了，於是他雙腿一使勁，陡的加上兩鞭，那匹白駒馬本是隨從珠郎出征多年，指揮如意，已通靈性，此時驟然吃了兩鞭，知道主人意在速渡此橋，便一酒嚼環，揚鬣翻蹄，啪噠噠一口氣跑了下去，離着石梁，也只騰了二三十步的遠近，快馬馳驟，如此遠近，正是

瞬息即到，後面便是樊宗敏，他畢竟是個武官，騎得一手好馬，隨着珠郎，也正放開腿任馬跑去，眼看快到石梁前面時，忽然珠郎乘的這匹白駒馬，一聲馬嘶，前足正要踏上石梁，牠却後足驟然站住，前足竟掀將起來，馬立而旋，珠郎不會防牠會來這一手，猛的一驚，忙將雙手攏住馬鬣，雙腿緊扣馬鞍，才算不會跌落，一面呼叱，一面加鞭催馬前進，誰知打死牠也不肯前進，直在橋邊打轉，打幾個轉，然後仰首長嘶，其聲淒厲，靜夜深山聞之，令人毛髮而立，此時珠郎不由又想到白天那個留字的人，莫非此人作祟，便下馬走到石橋上仔細搜查，竟一無所見，宗敏隨着問他搜查什麼，珠郎便將日間之事說了一遍，宗敏聞言暗驚，只是臉上絕不露出，等到珠郎回到橋下，重又跨上馬背，加鞭前進，那馬依然在橋邊打轉，死也不肯過去，如此三次，竟將個穆索珠郎鬧得束手無策。

宗敏一看時機到了，便乘機向珠郎叫了聲：「大哥」，隨用手將珠郎一把拉到路旁，背了衆人，向珠郎低聲說：「大哥，此事我早已知道，只因是傳聞，所以總不敢向大哥明說，不料今晚事情在此發作，我倒不得不說了」。珠郎聞言，不由驚異，忙問：「什麼事？你要對我說」？宗敏歎了一聲說：「我早聞李軍門帳下某某二將，與兄不睦，屢屢在軍門前進讒，說大哥倚仗能爲，異常跋扈，早晚必要謀反，求軍門早爲防備，多虧吳禮吳同知一力担保，才算沒事，最近我又聽說二將買囑你猛連的

苗人，在軍門前告下大哥，所以這幾日軍門派下健卒多名，正在圍你，今晚看來就是這個兆頭，你要防着」。珠郎一聽，登時哈哈大笑說：「軍門對我，十分知的清楚，想不致此，也許是二將忌能，有暗害之心，但謀反這事，必須有真憑實據，斷不能憑一句話就能定人以罪，事已知此，我倒要看看什麼人和我過不去」，說着，嘲的聲掣出腰間寶劍，月光下寒光閃閃，宗敏見了渾身一慄，忙止住珠郎說：「大哥不可魯莽，自古道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望，好在今在這荒山中，他們還不知道我們身藏何處？我們暫忍一時，萬不能拿性命和這些不相干的人去拚，依我說還是計出萬全的好」。珠郎畢竟粗豪成性，到此還不會看出宗敏等是何居心，還當他是好朋友，便問：「如何謂之計出萬全呢？」宗敏便說：「此時對方形跡未露，我們切不可莽撞，我意先命大哥隨從們回府去傳集衛士，另牽好馬兩匹來，我與大哥就在此等候，爲的是人少容易隱藏，這匹劣馬不妨命他們牽回去」。珠郎也是命該如此，一時未及思索，皆因總當宗敏是好朋友，絕不防他的詭計，以致至死不悟。

當時珠郎與宗敏便找了一個隱僻處暫時坐下，當命：「從人馳馬回寨，傳集衛兵預備好馬，來此接我們回去，要速去速來」。那從人們不知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，既不敢問，又不會出主意，只照了主人吩咐的話去作。

那些從人這一走，宗敏可就立即起了花樣，他忽然向珠郎說：「大哥，你聽聽這是什麼？」珠郎一聽，只覺東北角上，似有無數人聲，正在吆喝，吆喝什麼？可是聽不真，便問宗敏說：「你說這是什麼？」宗敏面露驚慌之色，跑向石梁正中，向東北角上一望，珠郎見他剛看得一看，立刻哎呀一聲，跑了回來，氣急敗壞的向珠郎說：「你還不快跑？」珠郎便問：「這樣驚慌失措的，究竟爲了何事？」宗敏咕咕吧吧的回說：「這四面八方，已經都叫軍門圍上了」。珠郎不信，宗敏立又拉了珠郎，一路轉灣抹角，向峯上邊走去，走到一個較高處所，宗敏站住了，用手指着東西北三面說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看……看！這幾處燈火刀槍，不是來逮你，是爲誰來的」。

珠郎聞言，就向着黯淡的月光，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，果然人影幢幢，刀槍如雪，月光下看的頗是真切，不由也着慌起來，他抱着這一身本領，本不怕這些烏合之衆的官兵，爲的是他已有了聲價，家財豪富，妻子相依，不管自己是不是造反，常言說：「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」，經不起人說你造反，你就得吃官司，等你官司打贏，縱然不死，也得去層皮，所以從來無聲價的人不怕吃官司，有聲價的人，却就怕吃官司，珠郎此時，也正是這種心理，親眼見到這般光景，那料得到這正是蔡吳二人預定的計策。還當真是李軍門派兵來捉拿自己，便也不由的慌了起來。珠郎武功雖高，究竟是個苗人，胸

無城府，這時便就心慌意亂，一個人只要心一慌，任你一等好漢，也一樣的沒有了用處，當時就如木頭人一般，一意聽樊宗敏的調度。

宗敏暗暗心喜，便故意對珠郎低聲說：「我們不能在此坐着，這裏的路我最熟悉，你且隨我來，我保你找到一個安全無慮的地方」。於是珠郎空有一身本領，楞柯柯的只跟着宗敏左轉右轉，轉到一條山溝旁，聽了聽果然離前面人聲叫喊處遠了，燈火也看不見了，人聲也不甚清楚了，宗敏剛剛說出一句：「這算逃出了」，便聽離二人立處纔有二三百步遠近的山坳裏，一陣吆喝，喝的什麼雖聽不出來，可就將宗敏嚇的拉了珠郎就跑，一口氣跑出半里路，見道旁疏林掩映，月夜中茅舍靜寂，正有三五間草房子，却是燈光全無，宗敏上前叫門，叫了半天，才聽到一個老人出來開門，嘴裏媽媽咧咧，很不願意，等到一開門看見宗敏，好似認識的，立刻笑逐顏開說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樊大老爺，你老這般時候，不在公館裏安歇，跑到我這荒山野地作什麼」？誰知那老人正自說着，四面人聲兀自向近處吆喝過來，宗敏也顧不得再和老人多說，一手拉了珠郎，就望屋裏跑，那老人跟在後邊，口內連問：「樊大老爺爲什麼這樣驚慌」？宗敏一聲不哼，跑到屋裏，東西一望，見屋角上正放着一隻大米櫃，乃是山居人家存米穀的，便回頭向珠郎說：「來！來！大哥！快在這裏躲過一時再說」。說着，

故意作出驚愕萬狀的神情，拉了珠郎，走將過去，揭開米櫃蓋子，意思是叫珠郎入櫃。珠郎畢竟在百萬軍中殺進殺出的人，那裏會將這些烏合之衆放在心上？此時見宗敏叫自己藏入米櫃，不由冷笑一聲說：「老弟何必如此胆小，我還怕他們嗎？」宗敏一聽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口內却故作不然的嘆了一聲說：「我還不知道大哥的能爲嗎？但是你要明白，與我們爲難的不是山苗土匪，乃是李軍門部下，他們的題目是奉命剿捕反叛，你如與他們對抗，你本人當然逃走了，可是你想想，家中大嫂子和阿玉怎麼辦？所以我主張今天暫避一時，免得一露面鑄成大錯，到明天我陪了大哥同投李軍門部下，向軍門解釋清楚，軍門本來深知你的，這回准是誤信人言，到那時真是真，假是假，就不難剖白了。」

珠郎一聽，宗敏所說，確是實情，自己果然不怕他們，可是他們捕不住自己，定到家中騷擾，那時嬌鳳玉驄，豈不可慮？沒奈何爲了家人，只得暫時忍氣避過一時，便向宗敏點頭說：「老弟說的話有理，我就聽你的」，敏敏聞言大喜，忙揭着櫃蓋，故作無可奈何的神態，歎氣說：「大哥這才是明白人，得了，別就誤時間了，來吧」。說着便讓珠郎向櫃中跨去，珠郎無法，歎了口氣，便真個老實實的鑽進了米櫃。宗敏一見穆索珠郎居然被自己騙進櫃去，知道大功告成，那一份高興，也無法形容，立即將櫃蓋向下一蓋，回頭向屋外伏着的老人招了招手，老人忙一步搶到宗敏面前，將一柄大

鐵鎖遞與了宗敏，宗敏就暗暗的套在櫃蓋的鐵鈕上，還不敢造次上鎖，故意在櫃外叫了聲：「大哥」，彷彿聽到珠郎在內答應，他便故意大聲對他說：「大哥暫受一時委屈，我也要找個地方躲一躲」，說完輕輕的將鐵鎖喀噠一聲，捏上了簧，就一直跑到外邊，命那老人將預備之物取來，不一時老人從屋後取出紅燈兩盞，宗敏幫着老人將燈點起，站到屋外一方巨石上邊，兩隻手高舉紅燈，左右亂擺，果然不一會聽得茅屋四週，漸漸入聲趨近，不大工夫，便見吳禮帶了二百餘名壯健官兵，一齊來到茅屋門首，宗敏跳下大石，迎將上去，叫了聲：「老吳」，吳禮忙問：「那人何在」？宗敏立刻說了句：「隨我來」！二人便帶了兵勇，走進屋內，一面向着大眾搖手，勿令高聲，一面在吳禮耳邊說了幾句，吳禮大喜，立刻挑出二十名最壯健的護勇，叫他們各人準備好了手中長矛，隨着宗敏行事，宗敏此時也從一名兵勇手內取來一支鋒利的長矛，帶了這二十名護勇，一齊捲到屋角米櫃四圍，一聲令下，宗敏自己首先下手，照准了木櫃中央靠左這一邊，下死勁就是一矛，這一矛從木櫃外直透櫃中，正扎在珠郎的心胸上，在這同時，還有二十支長矛，也就一齊向木櫃四周紛紛戳進，當時宗敏第一次戳進木櫃，只聽櫃內一聲慘嗥，接着木櫃就震動得搖幌起來，宗敏深知珠郎武功了得，怕他一拚命將破櫃而出，便大呼：「大家一齊動手」！於是衆兵士手中長矛，就齊向木櫃扎去，立見二十桿長矛從木

櫃四面深深的扎入，那隻木櫃早已成了刺蝟，始而尚有碰撞掙扎之聲，既而但聞呻吟之聲，木櫃也不再搖幌，眼看櫃內的珠郎已被收拾得差不多了，不過吳樊二人還不放心，重又命衆兵士二次再扎一番，直把個木櫃扎成馬蜂窠一般，細聽裏面一絲兒聲息都沒有了，這才覺放心，但究竟還不敢開櫃啓視，只有仍讓他睡在裏邊過夜。吳樊二人見大功告成，便略事商議，此處留下二十五名兵勇看守木櫃，二人却帶了餘衆，星夜趕到猛連珠郎家中，以奉諭勦捕反叛家屬爲名，將珠郎全族人等，俱行逮捕收禁，便連三歲的玉驄，也逃不了圍圍之危。可是其中却有一人，不但不會逮捕收禁，反倒舒舒服服的叫他作起官太太來，這便是珠郎之妾劉嬌鳳。

吳禮爲了一頂珠冠，和穆索家的財寶，樊宗敏爲了嬌鳳，二人一爲貪財，一爲好色，竟利用了甘氏這蠢婦螻蛄之爭的機會，他倆竟定計要坐收漁人之利。最初是向李軍門處密告珠郎謀反，却被軍門識破，不肯答應，吳禮便與宗敏商議，宗敏才想出了一個更不光明的辦法，便是預先準備了宗敏遊擊衙門的一部健卒，各帶長矛，聽候調遣，一面與吳禮在飛鳥渡附近谷中買通一家山民，借他的茅屋，和他家祖傳的一隻榆木米櫃，作爲結束珠郎生命的坟墓，所以白天以約飲爲名，將珠郎誑到飛鳥渡，故意使他看到許多逮捕他的兵士，假說李軍門前來勦捕，宗敏自己又假充好人，故意遣回他的隨從馬

匹，勸他目前勿與計較，暫避兇鋒，才藏入那具早已佈置好的困虎木柙；這是因爲深知珠郎武功了得，不如以暫避搜索爲詞，將他騙入木櫃，使他束手待斃，不然，自己與吳禮，絕不能逮住他，何況要置之死地？況且說他謀反，本來毫無憑證，李軍門本就不信，縱然將珠郎逮住，如留下活口，事情必有個水落石出，那時還是害他不死，必須這樣糊裏糊塗將他誣入木櫃，再用長矛將他刺死，即使李軍門知道，只說他畏罪，自匿民家木櫃，一時逮他不住，只得格殺勿論，這是個死無對證的高明主意，不過太殘酷了些。所以當衆護勇持矛扎櫃時，由宗敏第一個先動手，這正是他的深謀遠慮處；原來他先前騙珠郎藏入木櫃時，早就留上神，看准他頭在那裏，腳在那裏，何處可以致命，因此他這一矛下去，正當扎入珠郎心胸要害，一中之後，卽已無力再爲抗拒，要不就是宗敏下此毒手，以珠郎之力，恐還不難破櫃而出呢。所以要論害人的招兒，這吳樊二位，皆可算是首屈一指，而宗敏害人，更爲精到，真是辣手狠心，着着俱到，此種人可稱得是惡人的模範，奸究的典型了。

第三章 『害人害己造慘劇』

吳樊二人，將珠郎扎死在木櫃中以後，便率領百餘名兵勇，連夜趕奔猛達宜撫，穆索的家中，其

時還剛剛天亮，穆索家人一見吳樊帶着這許多人來，將宅子團團圍住，正不知怎麼一回事？主人珠郎又一夜不會回來，家中除了甘氏謫庶與小孩玉驄外，大家都嚇得戰戰兢兢。其中只有甘氏聽說普洱府派了允江州吳同知來搜捕反叛，心中明白，便是自己的那話兒發作了，心中好不痛快，以爲眼看着仇人嬌鳳便可送入圍圈了，她那裏知道謀反有滅族之禍？連自己也要饒在裏面呢？她當時聞訊，興高彩烈的迎將出來，一心要會會這位吳同知。吳禮心狡意狠，這時一看珠郎謫妻甘氏迎奔出來，深怕她說出不是人話來，揭破了自己的詭謀，當就向帶來的兵勇，高喝：「凡是叛逆的家屬，一起打入囚車，解省聽候省裏發落！」接着手指着甘氏，向近身一兵勇說：「那個婦人是叛逆的謫妻，先把她鎖上！」說完就迴身離開。那兵勇便從袖內抖出一根鐵鍊，嘩喇一聲，一上步便向甘氏頭上套去，甘氏大驚失色，驚得直跳起來，大哭大喊的叫說：「我跟你們吳同知說好了的，只是想法子擺弄小老婆劉嬌鳳的，怎麼你們這末混蛋連我這個原告也拉上了」。那兵勇聞言，才知道這家子這件滅門大禍，正是這個人自己招惹出來的，心中不由又恨又氣，當即冷笑一聲說：「妳想擺弄妳家小老婆？可惜連妳自己也擺弄上了，咳！這一大家子全讓妳吃醋給吃完啦」。

原來這個兵勇，年紀已有五十多歲，正是個老營務，當年李軍門平吳三桂時，他也在征南將軍穆

占部下當一名護勇，因此平吳一役，他雖不會衝鋒陷陣，却也是身當其事，當年沒有穆索珠郎，破不了鐵索橋，平不了吳世璠，他身在軍中，如何不知道這件事？所以那時全軍沒一人不崇敬穆索珠郎，說他是平吳役中第一個功臣，自然對於穆索珠郎的印象，只有好，沒有壞，便是此番忽然聽說穆索珠郎要造反，才派了二百名弟兄來圍捕他的家屬，一面由吳同知與樊游擊定計將穆索本人誣入木櫃，生扎死，這些事自己雖是奉令差遣，可是明知穆索珠郎不是造反的人，心中老大的不願意，知道准是吳樊二人正搗鬼害人，自己既作他人官，便受他人管，不得不聽他們調遣，也管不得許多，但正不知這內裏情由，究竟因何而起？此時一聽甘氏不打自招，心裏的氣可就大了，心說原來是你這個不成材的婦人，爲與小老婆吃醋，才害得自己的丈夫死的不明不白，一家老小還要滅門，這種婦人，慢說穆索氏的祖宗饒不了她，便是如今到了我這老祖宗手裏，也得給你點苦子吃！那老兵越想越恨，忽地口內喝了聲：「該死的賤婦，你自害自身，還想活命嗎？」說罷舉起手中鐵練，狠狠的向甘氏腰上喇的

一下，抽得甘氏一聲怪叫，腰痛如裂，早跌倒在地上，老兵又喝了聲：「裝什麼鬼臉？還不快起」，說着手舉鐵練作勢一比，甘氏怕他再來第二下，忙忍泣應說：「我起來，我起來，你老不要再難爲我了」。說罷掙扎着一蹶一拐，走向前廳；原來這一鐵練，竟將甘氏的腰子打碎了，甘氏忍痛接到廳上

• 這時吳同知正在指揮衆兵士搜劫珠郎家中的財物，甘氏見了，心中才知上當，有心去責問吳同知，又怕死不敢上前，一會只見吳同知帶了十餘名健卒，向後院而去，不大工夫，見家中箱籠什物，早已打個稀爛，那些人一包包的往外拿，只留着空箱，貼上封皮，一會又見吳同知笑嘻嘻的親手捧着一個包袱，約有二尺來方圓，正懷疑這裏是什麼東西，忽見他後面有兩個健勇，抬着一隻黃金篋子，那正是盛放丈夫平生最心愛的那頂珠冠，也正是自己爲了這頂珠冠，才起意要滅了嬌鳳的，眼看吳同知手中那一個包袱裏面，定是那頂珠冠了。甘氏到此，才暗暗切齒，痛罵兄弟甘琪，辦的好事，珠冠本已許了吳同知，他拿去倒也沒的說，怎的連我也當反叛，披枷帶鎖的要往官裏解，我這不是自找死路嗎？可笑甘氏一時姘意，竟至造成滅門慘禍，不但穆索全家完了，連自己都要饒上，這正是應了害人害己那句老話了。

甘氏立在廳前，眼看家中財物，均被吳同知搬取一空，只留空箱上貼上封皮，心中又悔又恨。又看那頂珠冠不放在黃金篋內，單用包袱包了，不解何意，要知這正是吳禮聰明的所在，大凡查封之物，非箱即篋，自己用包袱將珠冠包了拿走，便左右看了，也不知裏面是什麼東西？如果仍放在金篋內，抬出門去，豈非明明告訴人說這珠冠是由我吳同知偷走了，所以吳禮走到廳上，當着衆兵役，指着那

個包袱，回頭向幾個心腹說：「這一包是反叛謀反的文書信件，這是重要的憑據，你們收好了」。說完將包袱交給了心腹，那人却早已心領神會，轟應一聲，假模假樣的接過包袱，抗了就走，這裏衆兵勇只留下嬌鳳一人，已將甘氏玉驄以及穆索家幾個族人，親戚等人，一齊細縛驅出，甘氏眼看自己一番計劃，造成這個結果，也不由悔恨起來，竟賴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口口聲聲要見吳同知評理去，衆兵士不知就裏，還當他撒野，便一聲吆喝，鞭笞齊下，直將個甘氏打得直立起來，一歪一揚的，跟着兵勇向外走去。

嬌鳳自從珠郎昨晨去赴吳樊二人之約，至今未回，心驚肉跳的一夜未曾睡着，不料天還未亮，珠郎帶走的從人，牽馬回家，却不見珠郎回來，不由驚疑萬分；回來從人備述了白駒馬在飛鳥渡的橋邊，忽然停蹄不進，兀自仰首長嘶打轉，主人三次加鞭催馬，不肯過橋的話述說了一遍，又說主人與樊大老爺，全在一處，命我們趕回來召集衛士，另備馬匹再去接他。嬌鳳聽了，好生不解，覺得珠郎爲什麼自己不趕緊回家，反倒在深山中，等他們另備馬匹，再去接他呢？又聽說和宗敏在一起，她素覺宗敏目光邪視，見了自己，說不出的有一種令人討厭的態度，自從漫路河中救過自己之後，對他才會生一些好感，此時聽說有他在旁，還以爲他既能救己，必與珠郎交厚，定多一個照應，便稍稍放心。

那知衛士們去後不大一會，便聽門外人馬喧鬧，十分嘈雜，先還以為珠郎回家，後來小丫環匆忙進來報說：「外面來了一二百個府裏的大勇，將屋子圍團圍住，口口聲聲不要放走了叛逆的家屬」，嬌鳳不由大驚，正在進退不知所可之時，忽聞房外人聲鼎沸，一般僕婦，大啼小喊，鬧成一片，正想出去喝問，只見從外面擁進一班兵勇，手中刀槍矛子，亮得怕人，兒子玉驄正由保姆抱着，一見那兵勇擁來，就大哭起來，那些兵勇，見了玉驄，齊發一聲喊，說：「在這裏了，快將這個小反叛逮住，別叫他跑了」。邊喊邊將玉驄一把搶了就走。嬌鳳一見，心中大驚，一上步想去掠回玉驄，誰知旁邊又過來一個兵勇，拿着手鎗來鎖自己，嬌鳳一見大怒，抬起玉腕，冷不防伸掌打去，那兵勇倒真想不到這個美人兒還能會使掌打人，一掌着胸，立脚不住，就仰翻在地，旁邊立着尙有三人，一見嬌鳳打人拒捕，便合圍上來，嬌鳳揮動雙掌抵抗着，但這時嬌鳳見愛子被搶去，心中一急怒，神智就亂，沒門上幾合，被左邊一個兵勇，槍柄掃中左腳踝骨，當就摔在地上，被嬌鳳擊倒的兵勇，這時已爬起身來，過來就給她上了手銬。嬌鳳眼看着兒子被人拉去，自己又被手鎗困住，心如刀割一般，又不知珠郎身在何處，怎的這時還不見他回來，正自憂驚，旁邊兵勇，那還容她獨坐在此，便一把牽了她出去。

嬌鳳被牽到大廳階前，向廳上望去，只見一家大小，全都上了刑具，立在堂下，又向上面望去，

原來正是自己丈夫的磕頭盟兄弟吳禮吳同知，正自指手畫腳，指揮衆兵勇搬這樣，搬那樣，他簡直是來搜括財物來了。正自又驚又氣，忽覺身後有人用手搭到自己肩上，忙不迭閃過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珠郎的盟弟樊宗敏，正要問他珠郎今在何處，只見宗敏湊到自己耳邊，低聲說：「嫂子不要害怕！你且等等，我來設法救你！」便跑到廳上，向吳禮交頭接耳的說了一會，轉身向衆兵勇，喝聲：「來！」立有一個護勇走到宗敏面前，垂手聽命，宗敏昂着頭說：「快將那位女眷的鎖開了，沒有她的事！」那護勇領命，忙將嬌鳳手上的鑰子除下，這時宗敏面帶笑容的匆匆走下階來，拉了嬌鳳的一隻手就走，嬌鳳本待將手掙開，可是既而一想，此時在他們勢力範圍以下，又不知珠郎何在，自己家倒是犯了何事，有許多事還要仰仗他，便不敢得罪他，只得跟着他向外走去，宗敏一直將嬌鳳帶回她自己住屋內，嬌鳳正要動問珠郎下落，那知宗敏好像怕與嬌鳳談話的神氣，只說了句：「嫂子安心仍住在此，決沒有你的事」，立即匆匆掉頭而去。嬌鳳追出去時，早被兩名護勇，手持大刀，將她攔住，沒奈何只得退回房內，方才心中驚慌過度，故而也忘了悲傷，此刻坐將下來，遠遠聽得仍是人聲鼎沸，自己院內却是靜悄悄的只有兩名護勇，什麼騷擾也沒有，自己坐在牀上，前後細想，既不知丈夫今在何處，又不知兒子被他們弄到什麼地方去，聽方才兵勇之言，說我家都是反叛，這是何意，莫非丈夫已被

他們害了？還是已經捉到官裏去了？此時嬌鳳痛定思痛，不由憂念萬分，便放聲大哭起來，哭了半天，也沒人來理睬，直到晚間，才有人送進飯來。

吳禮宗敏二人，事先本已說定，吳得財寶，獎得美人，此時自然照辦，宗敏只將嬌鳳拉進內室，別的不再過問，只押着一千人犯，匆匆向普洱府去會了公事，然後返回來可以與美人成好事。吳禮等犯人解走，他自己重又關上大門，盡情搜括，分出三大部份，第一部份，最值錢的，自己留下，第二部份，理出來再作三股分派，一股分賞給那辦案的二百餘名官兵，一股留給分送省裏的官兒與幕府，一股却留在穆索家中，貼上封皮，保存起來，算是穆索珠郎的全部財產，另命幾個心腹幕僚，連夜造成一本假冊子，以便具冊向官家呈報。

諸事妥貼，吳禮這才得意揚揚的帶了那一股財寶，趕往省城，以備遇事彌縫，免得省裏挑剔，這些都是做官辦案的法門，吳禮是個老州縣班子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？因此他這一次辦的非常漂亮，草木不驚的便將這樣一個素負盛名威鎮三十五猛的人物，容容易易做了個干淨，真所謂七不驚，立除巨孽，不久上面公事下來，對於吳禮此次辦案，十分嘉獎，何況穆索珠郎的那一股財寶，先已入了省城各官的手內，此刻吳禮手中，又不比過去那樣寒酸，所謂做官已經有了本錢，只掏出他昧心寶友得

來的財寶，千萬分之一，便已足够應酬這班足以左右自己前程的人物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，就是雲南巡撫署中的總文案，此人也是個府班，老奸巨滑，愛財如命，吳禮與他拉近，跟他拜了把，又送了他一筆大大的財物，此人知道吳禮這次辦理穆索一案，所得的油水不少，自己也樂於與他結交，換譜以後，果然不出此人所料，吳禮竟送他這筆財物，此人自然隨時隨地在大帥前替吳禮說好聽的。吳禮又一再許他一筆好處，希望調一調省，過一過班，所謂過班，便是由同知升任知府的意思，這是前清時的一種官制的調動，吳禮的希望過班，便是希望升官，這是一種作官人普遍心理，不足為奇，但他好容易在雲南本省內，將各方官吏都應酬好了，何以又想調省？這不是去熟就生，多少於自己是不方便的，但這些正是他的狡滑之處，他想那穆索珠郎在滇南一角，已有四十年的聲望，當初收服三十五猛苗寨那一擋事，至今猶膾炙人口，知他在滇南諸猛中死友甚多。此次之事，如果是珠郎謀反，朝廷明正典刑，自然罪有應得，什麼話也沒得說，但此次之事，全是自己與樊宗敏二人，一個貪財，一個好色，才一手遮天作下了這件事，毫無憑證，却硬生生誣賴他是謀反，將他騙入深山，亂矛刺死，後來抄家之時，宗敏又明目公開的，將珠郎愛妾嬌鳳，要列入自己的專房，常言說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何況穆索家的珍寶，除了少數入官以外，其餘全被自己一人侵佔。事畢之後，就聽見傳言中，說

有穆索的朋友，要替穆索氏報仇的話，這還不過是一句傳聞，自己還不甚在意，最使吳禮就心的，軍門李國樑因事先拒絕吳禮逮捕珠郎，及至穆索全家被捕，謀反成了定案，李軍門當初因拒絕會辦此案，便有了故縱的嫌疑，不久他竟降調爲本省總兵，在李軍門降調時，會對自己說，將來要算這帳，因此便亟亟想離開這雲南省，爲此不惜化費他害人劫來的財物，運動調省。自古財能通神，果然不到一月，吳禮已經調升四川茂州府，雖然地處川北，離滇不遠，究竟隔了省份，已不再怕李軍門報仇雪恨了。

嬌鳳自從宗劄到後，將自己救出網羅，心中自然感激，本想細問宗劄此事的前因後果，可是宗劄將自己從前騙上拉到後院，一句話不會說，竟又匆匆走去，嬌鳳自然不便攔住問他，只是心中奇怪，爲什麼宗劄的態度如此，更不能放心的，便是珠郎始終不見回來，究往何處而去？昨夜隨從回來，分明說宗劄是與珠郎在一起的，怎的此刻宗劄到此，珠郎仍未回來？心中愈想愈疑，一時又想到昨晨珠郎臨走之時，自己正從夢中驚醒，那夢境十分蹊蹺，當時曾勸他別去赴約，究以妖夢無憑，後來也就隨他去了，如今他一去不回，難道真應了夢境？嬌鳳一人坐在房內，既念珠郎，又念玉驄，恨不得再到前廳去看看玉驄如何光景，默念珠郎如有好歹，自己果然不願獨生，玉驄三歲孩子，落於人手，

更爲可慮，想到危急處，便不顧好歹，立起身來，便向前廳跑去，那知還未走出院門，早見一個中年婦人，帶着三個僕婦模樣的女人，和兩個護勇，正好走進院來，嬌鳳一看這幾個女人，不是自己家中的僕婦，竟一個也不認識，不由站住了要問他們從那裏來，尙未開口，那中年婦人，却先開口說：「二奶奶，妳老別上前邊去了，請回到自己屋裏去吧」。說着，竟向兩旁那三個婦人一努嘴，就將嬌鳳擁回房內，嬌鳳雖然不願，但是沒法抗拒，只得隨了她們架弄，這時又回進房來，尙未落坐，就問說：「你們都是那裏來的？爲什麼攔着我不叫出去，再說你們到我這兒來作什麼來了？」中年婦人聞言，向嬌鳳笑嘻嘻說：「你問我是那兒來的？實對你說吧，我們是奉了樊游擊樊大老爺的命來陪伴二奶奶的」。嬌鳳才知道是宗劄派來的，心中暗想宗劄與珠郎昨夜同在一處，今晨只宗劄到過我家，我家出了這樣天翻地覆的事兒，怎的珠郎既不回家，又不見下落，一家人連甘氏大娘與玉驄小孩兒，聽說全都被押走，怎的不見珠郎呢？宗劄雖將我救了下來，怎的不與我細細的說一說這事的經過呢？

嬌鳳到此時還不會看出那宗劄的鬼蜮，而只知此事是吳禮的主謀，還以爲宗劄是肯爲她幫忙的呢，所以她這時，很想將他請來，問一問這事的內容，和珠郎父子的安全問題，因此便向中年婦人問說：「樊老爺怎的自己不來？我有許多話要和他商量呢」，那知中年婦人一聽，當即眉歡眼笑的說：「

可不是嗎？你想念樊大老爺，樊大老爺也一樣的話記着你呢」。嬌鳳一聞這婦人說出此話，還以為鄉下婦人不會講話，以至說得那樣不中聽，便將臉色一沉，說：「你先別說廢話，他叫你來，還有什麼事嗎？」中年婦人聞言，眼珠一轉，立即又是一笑，低言俏語的向嬌鳳說：「難怪你的，我大量你對於你府上的這件兒還不大明白，不如由我來告訴你個一清二白，免得你心掛兩頭，樊大老爺那邊，也是怪着急的」。嬌鳳聞言，心中十分啾咕，忙應說：「好吧，我正想找個人問；你既知道，你就說吧」。中年婦人便乾咳了兩聲，才笑盈盈的說：「只爲李軍門昨天晚間，忽然吩咐下來，說這裏的穆索士司謀反有據，派了一百名標下弟兄們，由元江州吳同知帶着，在飛鳥渡半路上刼殺士司，幸虧士司遇見了樊大老爺，樊大老爺才將士司藏在一家山民老魏家的米櫃中，也就是躲過一時之意，不料仍被吳同知搜出，當場命衆兵丁將米櫃扎了個稀爛，可憐穆索士司就被扎死在櫃內，樊大老爺一見士司死了，忙着趕回來，想給你送信，沒想到吳同知比他還快，樊大老爺來時，吳同知已在府上各處搜查，並且已將二奶奶也收押起來，樊大老爺這才和吳同知好說歹說，才算放了二奶奶你回家，其餘你家大奶奶和小少爺，還有幾個穆索的族人，一起都已連夜解往省裏，聽候巡撫大人的處置，樊大老爺雖然着急，也沒法搭救，樊大老爺那個人是最熱心不過的，二奶奶大概也知道，他因爲如今士司也去世了

，小少爺也押解進省了，撇下二奶奶一個人，自然心裏難過，特派小婦人到此，一來陪伴二奶奶，二來……」說到這一句，忽然臉上透出一層神祕的微笑，兩隻眼睛望着嬌鳳，欲語不語的似乎等着嬌鳳的答話。

那知嬌鳳自聞珠郎在飛鳥渡被衆人扎死在米櫃中，頭頂上好似打了個霹靂，轟的一下，彷彿魂靈出竅，神志已有些不大清楚，中年婦人說後半截話時，她恍恍惚忽的並未聽真，又似乎聽到玉驄同被押解省城，可憐他這一點點年歲，便受此磨難，別問他以後的生死，就是眼前這點苦，玉驄也再受不了，因此嬌鳳此時，心中已亂到極處，那還有心思聽那中年婦人說那些廢話，只瞪着一雙大眼，什麼話也問不出來，中年婦人那裏識得她此中痛苦，還在盤算如何替樊宗儂進挑逗的說詞呢，誰知他正自盤算，忽然嬌鳳哇的一聲，早就痛哭起來，中年婦人才慌了手脚，便一面慰勸，一面就乘機替宗儂下脫詞，說宗儂向來如何的深愛嬌鳳，如何的想來安慰嬌鳳，又怕嬌鳳面嫩，怕不好意思，這才派了自己前來解說他的一片情癡，是如何的希望嬌鳳能與他同心合意，噲哩噲嚙，一邊替嬌鳳抹胸揉肚，一面自得其樂的說個不了。

嬌鳳最初因傷心過度，一心只在悲痛珠郎的橫死，與玉驄的被拘，也決無心思去聽婦人的嘮叨，

所以一個只管說，一個只管哭，簡直一句不會聽進去，後來婦人說的多了，嬌鳳無心中偶然聽到她一兩句，似乎覺得語氣不對，分明是宗敏懷了禽獸之心，叫這婦人來作說客的，這一留神，便往下聽去，這一聽，她就覺悟出他們詭謀來，當將過去事實前後，細細一想，才恍然大悟，知道此事全由吳禮與樊宗敏這兩個人頭畜鳴的東西，故意設好圈套，只說請珠郎飲酒，却將他引入深山，謀害了性命，一面妄報謀反，乘機劫奪我家財產，一面便打上了自己的主意，真是既思奪其產，又思佔其室，只恨珠郎不識奸謀，枉自送了性命，還害了個三歲的兒子，也遭到了反叛的罪名。此刻的嬌鳳倒一些兒也不覺得悲傷了，只是渾身氣得冰冷，覺得一口涼氣直往上撞，一時雙目一陣發黑，兩耳嗡的一聲，一口氣緩不過來，竟自急怒攻心，氣死過去，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，才聽得耳畔有人叫喚，睜眼一看，自己早已躺在床上，除了床邊上坐着那個中年婦人，正在叫喚自己醒來，床前還站着一人，定睛一看，那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切齒仇人樊宗敏，但是嬌鳳此時成竹在胸，面上一些不露，只微微向他望了一眼，就閉目不語。宗敏等見嬌鳳已經醒轉，倒也放心，當即坐在室中，有意無意的說幾句鬼話，想試探嬌鳳的真意，嬌鳳何等聰明，早知其意，一時偏不對他作何表示，這真個將急色兒熬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不知怎麼好。

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中年婦人見嬌鳳不哭不言，神情似較昨日和緩，一面悄悄告訴宗敏，一面在閒談中，重又替宗敏下了說詞，嬌鳳一聽口氣，越發斷定此次之事，確是宗敏與吳禮二人同謀陷害，並無別情，自己目前夫亡子散，孑然一身，自然不難一死以殉夫子，但似此血海深仇，何年何日，由何人來替珠郎父子報復，眼見得這報仇二字，便應落在自己身上，到那時死了才不冤枉呢。要知凡是一個人，平常或是生來胆小，或是生來嬌弱，這些多一半是環境造成的，其實每一個人，都有他生來的一股勇氣，不過這種勇氣，不易發揮出來，如今不逢到那種環境，不受到那種刺激，不遇到那種壓迫，也許一輩子就是那樣平平穩穩的過去了，再也顯不出他的勇氣來，這是因為處境始終是平凡的，才將這個人也平凡地過了一生。如果嬌鳳處到如此拂逆的環境，受到如此的刺激，不由得從她的個性中，鼓勵出剛毅堅忍之氣，要想叫自己不要白死，於是當時聽了婦人的話，默默的考慮應付此事的辦法，一時便不再去問這婦人，也不再悲傷哭泣。那婦人本是三姑六婆之流，她們的本領，只是會用如簧的巧舌，捏造事實，去引誘一般意志薄弱的婦人，頭腦却仍是簡單的，一見嬌鳳自從知道了夫死的確消息，反倒不如先前那樣悲傷，所以還認爲女人流水般的情形，對於那位游擊老爺樊宗敏具了同情，心中暗暗歡喜，覺得自己餐花妙舌，竟已發生了效力，便暗暗替樊宗敏打主意，如何能夠得到美

人的心許？

到了晚間，嬌鳳見端進房來的酒菜，非常豐富，心中更看透了幾分，不一時果然見宗敏笑嘻嘻的走進來，作出十分關切的神情，向嬌鳳問長問短，等到酒菜上來，便一再的勸嬌鳳略進飲食，免得自己身體受損，並且自己執壺旁立，又再三的勸嬌鳳就坐同飲，嬌鳳對此情形，更料定他不存善意，但自己正想借此機會報仇，便也不甚拒絕，只是不敢過於露骨，因知宗敏奸狡，怕他懷疑，被他看出自己假意接近的意思，那就什麼都完了，因此嬌鳳對於他的勸慰，只是淡淡的若即若離，故存着矜持之態，果然宗敏不是一個好對付，他在最初也怕嬌鳳含羞別的用意，後來見嬌鳳對自己仍是不甚答理，心中才暗暗放去懷疑，這疑心一去，又變成亟亟的渴想，在這時候，嬌鳳對他稍加顏色，他就樂而忘形，一切都不再疑懼了。嬌鳳就是這樣若即若離的態度，過去了三天，宗敏在此一過程中，雖說疑慮盡釋，可是意馬心猿，却再也忍耐不住，但自己觀面還恐碰了嬌鳳的釘子，仍命那婦人二次再作說客，探聽嬌鳳的真意？嬌鳳聞言，知時機已至，便對那婦人正色說：「樊游擊將我從危難中救出，總算救了我的性命，人非木石，誰能無情，就是樊游擊的這番意思，我也都明白，不過我雖是一個婦人，也懂得綱常大義，我隨穆索土司，也已數年，況又生下玉驄，過去那一點夫妻情義，也不能不顧，雖

然我孑然一身，此後生死禍福，都憑樊游擊一句話，但是樊游擊也應替我想一想，我也有我的難處，我也有我意思，如其樊游擊真心愛我，我還有許多心腹話，必須對他當面講明，所以希望他能與我來面談一次」。婦人聽了，早笑得花枝招展的說：「你如何不早說呢？樊大老爺已不得要跟你當面談談心呢，還有什麼難的，從我這兒說起，就不許他不答應，準保今天晚間就來」。嬌鳳當即點頭說好。宗敏聽了婦人的傳話，只歡喜得他心癢難搔，等到天黑，早就暫向嬌鳳屋裏來了。

第四章 「血濺靈幃酬故主」

嬌鳳此番怨毒既深，真所謂處心積慮，自然事事都考慮周密，處處都準備周詳，此時早已淨面整容，却並不施以脂粉，只是淡掃蛾眉，略梳雲鬢，但是已覺得容光照人。宗敏舉目一看，見嬌鳳頭上隨便挽了個髻兒，鬢邊什麼也不插不戴，只是漆黑的頭髮襯着玉雪般的面龐，愈顯得黑白分明，雅潔到無可形容，比那些濃裝豔抹的婦女們，別具一種清秀絕俗之態。再看她身上穿一件半舊月白羅衫，下繫玄黑長裙，飄然風致，清雅宜人，真如映水芙蓉，一塵不染。立刻禁不住目定神搖，楞楞柯柯的向嬌鳳叫了聲：「鳳姊」，嬌鳳聽他竟不像平時呼嫂子，改了鳳姊，心中那一股憤怒，可就大了，但

面上絲毫不露，只略略帶了些羞赧之色，口中嚶嚶了一聲，也聽不出她還叫的是句什麼？二人便對面坐了，旁邊那婦人怕他們有體己話兒要說，自己候在這裏，頗有不便，就悄悄的溜了出去。宗敏與嬌鳳在珠郎在日，本是常來常見的人，向不拘束，可是今天的宗敏，不知怎的？竟會覺得有些侷促起來，嬌鳳看了，心中說不出的惱恨，但不敢叫他看出，只好假作觀看他物，略略側身避過，正在此時，宗敏却已忍不住先開口說：「我聽說鳳姊有話要對我面談，因此特地親來向你請教，現在房中更無外人，你不妨說吧？」嬌鳳此時，真是滿腹酸辛，都向肚裏咽下，只有用了柔緩的口氣說：「不錯，我因聽了那婦人屢屢勸我，說你對我十分關切，你的意思，我也盡知，但是我也有我的苦衷，兩人之間，決不是憑了那個婦人所能通達彼此的真意的，所以我請你來，想和你謁面一談，就是爲此」。宗敏此來，本是懷了紀大的野心的，此刻又聽嬌鳳委婉訴說，真如流鶯巧轉一般，那裏還遏止得住任心中蘊蓄許久的那腔邪念，不自覺倏地立起，走到嬌鳳身邊，伸過一隻手，意思要一握纖手，稍抒愛意，嬌鳳見他特然有此舉動，心中的憤怒陡升，恨不得立刻用刀將他劈成幾段，但這是不可造次的，只得忍氣遏怒，忙向後面一閃，躲過了他的輕薄，裝出含羞帶笑的低聲說：「你這还算什麼，別叫人看了笑話」。宗敏雖不會握着她纖纖玉手，但目睹她嫣然嬌笑中，更帶幾分羞赧，芙蓉面上立刻透出一絲

紅暈，早就見色心迷，和傻了一樣，張着口一句話也答不出來，略一停頓，似乎又清醒過來，忙退了一步說：「好，我退得遠些，免得你害臊」，嬌鳳也不理他，只向他問說：「想我如今是個未亡人，理應隨了故夫而去，多蒙你念我可憐，才救了我的命，這自然使我感激你的大德的，但你留下我這個薄命人，究竟真意何在？我先還不知道，直至你派來那婦人對我說了你的意思，我才恍然你留下我的真意，我如不允，也不過是一死，況且你於我兩次有救命之恩，我一個女人，到了這個時候，本也只有一个死，既蒙你看重我，不但救了我，更想收留我，我自然也無話可說，說不到替丈夫守節那些好聽話。但是我與珠郎，名分上雖是個妾，却已生有一子，珠郎相待，也素不以妾媵視我，如今我縱不能爲他守節不嫁，可是不能草草的就這樣苟且從人，因爲這個緣故，我覺得非請你來，與你面談，不能解決，所以不顧羞恥，對你開誠布公的說了我心中的真意，你如真心愛我，就得聽我一句」。

宗敏此時爲色所迷，心中那裏還有主宰，聽嬌鳳的口氣，似乎感激自己兩次救命之恩，對於嫁給自己，本無問題，不過不能草草，心想只要你肯嫁我，什麼事都能商量，便帶笑說：「鳳姊，你說吧？什麼事只要你一句話，就是要我的腦袋都行，只要你肯嫁我」。說完了兩目灼灼，露出賊光，望着嬌鳳直笑。嬌鳳不由面色一紅，略一低頭，旋又抬頭向他微笑了笑，問說：「你說的是真的嗎？」宗

敏說：「如何不真」？嬌鳳毅然點頭說：「好！如此你要答應我三件事，我才能答應嫁你」。宗敏側着頭問：「那三件」？嬌鳳說：「第一件，我與珠郎，已有幾年的夫妻情分，如今他死了，是他命中註定，我也不怨別人，不過與他夫妻一場，如任他死無葬身之地，我却不忍，必須要讓我找到他的尸身，好好的用上等棺木，將他盛殮以後，擇地安葬，這樣我也總算對得住他，也就可以另嫁別人」。宗敏問第二件？嬌鳳又說：「第二件，在棺殮安葬期中，你必須准許我遵禮成服，穿三天孝，以盡我心」。宗敏又問第三件？嬌鳳又說：「第三件，便是你我婚期，不能草率，必須在與珠郎帶孝辦喪三天之後，重擇吉日良辰，正式成婚，在尙未成婚以前，不許你到我房中來，免得將來貽人口實」。宗敏一來是亟於求她答應嫁給自己，二來聽她所講各節，都在情理之中，三來知道爲期甚暫，只要忍過三天，人就歸我，而且事到如今，她雖會點武藝，但自問尙有制住她的把握，縱然過了三天，也逃不出自己手掌，再說她要求的事，也實在於自己的進行，毫無妨礙，落得大方，得一個愛她的好名兒，也好買得她的歡心，因此聽完之後，立即慷慨地說：「你所說的，句句是人情，句句是道理，就是你不要求我，我也要叫你這樣辦的，如今你說了更好，我沒一件事不依你就是」。嬌鳳聽了，暗罵聲：「好一個口是心非的惡賊，你既答應，好叫你識得你姑奶奶的厲害」，當時心中一寬，立即以笑臉相

迎，讚說：「果然你的義氣如雲，珠郎死在九泉，也要感你的情義」。說着立起身來，便有送客之意，宗敏還想猴上一會子，嘻皮笑臉的向嬌鳳說：「你怎麼這樣狠心趕我走呀？」。嬌鳳開言，一腔怨怒，重又勾起，但只得強忍心中悲憤，強笑着低聲說：「別這樣性急，教人看了說閒話，你既愛我，還不能體諒我嗎？三天之後，你愛怎樣就怎樣，以後的日子，不全是你的嗎？」宗敏一聽這幾句話，真是連骨節都酥了半邊，便不得不強忍着心頭慾焰，垂頭喪氣的別了嬌鳳而去。

這一夜，嬌鳳翻來覆去的不會合過眼，心中儘自打算着除這惡賊的主意，這樣一宵過去，她已成竹在胸，第二天黎明，暗窺四外房屋，已不見有監守自己的人，暗自欣幸這色鬼果墮彀中，她當就找到珠郎部下的苗兵，說明了到飛鳥渡那民人家中，去探聽主人移屍的地方，自己親自騎了馬，帶了珠郎的心腹從人，將屍首找到，這一看到，不由嬌鳳痛得死去活來；原來已認不出面貌，只見渾身槍痕累累，血污模糊，慘不忍睹，再一找到那具盛屍的米櫃，竟和馬蜂窩一般，四面俱是槍矛扎通的窟窿，她便帶了二十名苗兵悄悄趕到那個老人家內，一拷問他前後情形，才知道是由樊宗敏買通這一農家，因為這老人之子，本在樊宗敏營中當名伙夫，所以由樊買通，將珠郎誑到此處，嬌鳳恨他同謀害人，吩咐苗兵將這老人殺死，放把火連房屋全都燒了，也算報得一節仇恨，然後將珠郎屍首盛殮起來，

就擇了飛鳥渡石梁前一塊高地上葬了下去，嬌鳳一面叩頭，一面淚如雨下，默默祝道：「妾身嬌鳳，不能爲君報仇雪恨，不敢偷生人世，天幸樊賊將假手於妾，誓必撲殺此獠，聊伸君九泉幽恨，泉頭不遠，妾將踪君而來，死而有知，再圖良晤」。祝罷伏地不起，哀哀欲絕，經帳下苗兵頭目名安定燭朋地二人勸止，才悲切回到猛連，換上了孝服。

這時已夜深人靜，嬌鳳喚進安定燭朋地二人，哀聲說道：「土司一生英勇，不幸誤交匪類，以致平地風波，禍延宗祧，不但土司被害，就連玉驄三歲孩子，也將蒙冤被殺，妾雖女子，敢不爲土司報仇雪恨，爲此與諸君妥籌熟計，等到三日後，樊賊到府來時，求諸君念土司在生之情，幫同將這惡賊除去！」那安定燭朋原是穆索金環手中的舊人，今年已經七十餘歲，朋地隨珠郎多年，平時倚爲心腹，所以二人皆甚忠心，此番珠郎驟遭吳樊陷害，安朋等因力薄，不能有所作爲，又因吳樊乃以奉命誅討叛逆爲名，苗人畢竟忠勇有餘，智識不足，便無法與他們反抗，但內心却無一刻忘了報仇。此刻聽嬌鳳這樣一說，二人心中大爲感動，忙跪下叩頭說：「某等受土司兩代厚恩，雖隲血捐軀，亦所甘心，只是苗蠻智淺力弱，無法擺佈二賊，願誓死聽從二主母的指揮，共約帳下健兒，殺此惡賊，以慰土司在天之靈」。嬌鳳一面落淚，一面點頭，聞言便說：「既如此，君等今日退去，與帳下健兒，約定時

日，三天之後，賊人準備的吉日良辰，我們正好借此除之，好在賊人到此，決不提防，你們盡數披甲帶劍，分爲五股，兩股伏在屏後與左右廂兩處，一股伏在儀門，一股伏在二門，一股伏在頭門，專等樊賊到了廳上，我以擲盃爲號，屏後與兩廂之人，將他圍住，格殺勿論，如樊賊逃出大廳，儀門上的弟兄，應起而力擊，如樊賊逃出儀門，二門上弟兄，再起而力擊，萬一樊賊再逃出二門，頭門上弟兄，再起而力擊，如果天不佑賊，我想他武功雖然了得，終不能逃出這層層羅網，此事全仗諸君忠義，妾雖死亦甘心瞑目矣」。說罷翻身跪拜於地，哀哭不已，安朋二人慌忙扶起嬌鳳，叩首流血說：「小人等敢不肝腦塗地，以報故主之恩，夫人之義！」

樊宗敏好不容易等了三天，挨到第四天一大早，還等不到天亮，就已起身穿着齊整，事先約請了許多親朋，到時觀禮，一面派游擊衙內的護勇十六名，備了一匹馬，馬頭上繫上大紅彩球，馬尾上也掛上大紅綢條，金鞍玉轡，雙踢胸，外帶十三太保的鐘鈴，自己全身吉服，騎着馬，一頭招搖過市，引得路人紛紛指點，當地苗人，誰不景仰穆索珠郎，一旦被吳樊害死，還要佔他的眷屬，旁人也自不服氣，背後議論的人就多了，可是樊宗敏却是若無其事，真有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慨。一時馬到穆索家門，衆護勇紛紛上前向門上吆喝開門迎接，偌大一座穆索府，今天却是靜悄悄的什人都不見

，只有一個老苗僕跌跌沖沖的出來開大門，宗敏進門一看，見府內靜悄，並未懸燈結彩，心中雖覺不悅，礙着嬌鳳，不好意思說什，心想也難怪她一個婦人，丈夫才死沒有幾天，便要嫁人，自然也想不週到，也只索罷了。又想那門內門外，前日來時，雖說已經抄了家，可還是有許多珠郎的舊日苗部，進進出出，怎的今天反倒一人不見，宗敏下了馬由護勇接過韁去，便向那老苗僕問道：「今天爲何靜悄悄的不見一人」？誰知老苗僕向宗敏嘆了一聲說：「游擊大老爺有所不知？這一班土司舊部，聽說二夫人今日嫁給你老，大家一賭氣，都跑了個乾淨，因此今天竟一個人都不在了」。宗敏聽了，好不懊喪，面子上尤覺難堪，但是無可奈何，只暗罵了一句：「好好刁的臭苗子，待老爺慢慢的一個一個來收拾你們」，邊想邊望裏走，倒是遠遠望見裏邊正廳當中，擺着香案，再一抬頭，不由吃了一驚。

原來珠郎死後，本來設靈掛白，自然嬌鳳與宗敏約好了戴孝三天，這才設靈掛白，像個喪事人家，但在宗敏之意，今天乃自己與嬌鳳的吉日良辰，縱不懸燈結彩，原來的靈堂白幔，總已拆去，誰知到此一看，從兩廊一直到正廳，什麼白燈籠白帳幔，白繡花桌沿椅墊等類，依然未拆，他一看，心想這倒不錯，今天那裏叫我來成婚，簡直是弔孝來了，他心中不悅，不免有些怒形於色，可是從外到內，雖是一片雪白，却看不見一個人，自己想向他們發幾句話，簡直都沒有聽，這一來宗敏倒有些窘

了。論理此種情形之下，宗敏素稱奸狡，早應該看出一點形跡來，但是他爲色慾所蔽，專望這一面看，却沒有望那一面想，簡直死到臨頭，還一些也不會覺得，正當他左顧右盼之時，忽見裏面正廳上似有人聲，他側耳一聽，正是嬌鳳與人談話之聲，他忙不迭穿過一座做廳，再走過一座垂花門，其時他已經到正廳的院中，可是外面一重重的院門，却全已關上，將宗敏十六名護勇隔斷在外。這所院落的正廳後邊，正是六扇大屏門，院落兩邊，正是左右廂房，原來他早已走到最後一進屋內。他到了院內，抬頭一看，不覺又是一驚，原來見嬌鳳全身縞素挺立中廳，面色凜若冰霜，罩着一層肅煞之氣，竟不似前日那副情景，宗敏畢竟是個刁滑之徒，一看這副情景，忽然心中猛的省悟過來，暗說一句：「不好」，也不再向嬌鳳答腔，立即回頭就向外走，此時嬌鳳站立珠郎靈前，正自執盃暗暗祝告，忽見仇人宗敏已到院中，尙未容嬌鳳有所舉動，見他忽的掉頭向外便走，嬌鳳知他已經看破，心中一驚，暗想如被兔脫，報仇二字，豈不成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立即一聲猛喝：「惡賊留步」，隨說隨將手中玉盃向宗敏頭上擲去，只聽宗敏一閃身，「鏗郎郎」一聲，那玉盃落在院中地上，立刻四面轟雷也似一聲吆喝，但見先從左右廂內躍出四十名苗兵，後自屏後闖出二十名苗兵，嬌鳳也舉劍趕來，此時宗敏已經跑出院去，已到前面做廳以內，還未站穩，一回頭早已從屋中躍出許多苗兵，手執明晃晃刀

槍矛戟，一齊擁到自己身後，只恨自己志也大意，總以為今天是吉日良辰，用不着刀劍，竟連防身寶劍都不會帶得一口，但他終是個武官，見一個苗兵一槍向自己刺到，立即側身一避，伸手一撈，將槍桿握住，正要去奪他的槍，殊不知珠郎手下的苗兵苗卒，俱都精選精練過的，此刻動手的人，正是朋坨，力大勇猛，一見槍桿被宗敏抓住，他便怒吼一聲，猛的將槍向懷裏往回一抽，宗敏握不住槍桿，轉身想望空隙處奪圍，嬌鳳已迎面截住，這時嬌鳳怨憤填胸，舉手中劍，直奔宗敏腰間刺來，宗敏一翻身，兩脚使勁向後翻縱出去，閃開了嬌鳳這一劍，但朋坨的苗槍向他下盤刺到，宗敏雖非弱者，但手無寸鐵，又被這許多苗兵團圍住，朋坨苗槍刺到，他腳還未站穩，萬難閃避，刷的一槍，刺中左腿，身軀搖動之際，嬌鳳一個「白蛇吐信」一劍直刺到宗敏胸口，哧的一聲，已進去四五寸，宗敏五官一濟，一聲慘叫，望後便倒，旁邊的苗兵，你一刀我一劍，立刻將宗敏全身砍了個七零八落，宗敏此時，已是奄奄一息，却還不會咽氣，嬌鳳當就吩咐苗兵叫門外的弟兄，先將宗敏帶來的護勇，全數活捉了，不許殺害，又令人將半死的宗敏抬到珠郎靈前，作為太牢祭奠。因院宅關係，後面雖如此喧嚷，頭門上十六名護勇竟一些也不知道。

當樊宗敏受傷倒地之後，衆苗兵一齊將他橫拖倒曳的拉到珠郎靈前，嬌鳳挺立靈右，柳眉倒豎，

杏目圓睜，咬牙切齒的喝問宗敏說：「你這喪良無恥的惡賊，土司待你儼如兄弟一般，你竟喪盡天良，下此毒手，害了他全家，還以爲未足，竟想污辱到我的頭上，可笑你這惡賊，也有今天，這也是土司在天之靈，如今沒有別的，當了衆位弟兄們，你且將你與吳禮二賊如何定計，如何動手害死土司，一一招供，也好叫大家知道你今天的收場，是你應得之報，快說」。此時宗敏本已昏沉待死，如今見嬌鳳要他說出如何害死珠郎，饒你多奸惡的人，自己當衆說出陰謀，總還覺得有些羞愧，所以遲遲不語，衆苗人一見，立時發怒，紛紛喝道：「你這東西要是不肯直招，別怪我們臨時還要叫你吃苦」。宗敏還是不語，一個苗兵立即用刀在宗敏腿上啄的扎上一刀，宗敏立時大叫起來，連喊：「我說！我說！」嬌鳳便喝道：「衆位且住，聽他說來」，宗敏於是一邊喘着氣，一邊將甘氏與甘塢爲了搶奪珠冠，如何定計委託吳禮，要害死嬌鳳，吳禮這才起意謀財，先向李軍門密告，說珠郎謀反，軍門不信，吳禮無法，來與自己商議，自己因看中嬌鳳姿色，正恨無法可想，便與吳禮約定，事成之後，他取穆索之財，我取穆索之妾，這才一面由我買通飛鳥渡一家山民，一面與吳禮聯名約請珠郎到打羅小飲，讎罷歸途，用計遣回珠郎隨後，故意將預先埋伏的元江同知衙內護勇百餘名，指點給珠郎看，假說是朝廷派軍門密來逮捕，又再三勸珠郎暫且躲入那山家一隻米櫃內，然後再招呼了吳禮，帶了這百餘

名護勇，到了山家，欺珠郎已爲米櫃所困，就大家用長矛一陣亂扎，竟將珠郎扎死在米櫃中，這是因知他身懷絕技，不施此計，如何弄得他死？等他一死之後，吳禮立到猛連，抄他家中財物，全數入了私囊，自己爲的是嬌鳳，所以什麼也沒有要，只要嬌鳳嫁給自己，便心滿意足，也是一時大意，竟中了嬌鳳之計，如今想來，還是害了自己，倒便宜了吳禮。要說此事起因，禍根還是甘氏，不必埋怨外人云云。

此時不但衆人聽了驚駭，便是嬌鳳聽了，驚起於甘氏的妬意，與珠冠的招禍，不勝感歎悲痛之至，便命衆苗兵速將賊子處死，剷心活祭土司，一聲令下，朋坨第一個將一柄尖刀握在手中，唵的聲撕開宗敏衣襟，正要動手，宗敏早與殺豬似的高叫起來，嬌鳳深恐驚動外面，轉生枝節，忙命人將宗敏的口鼻用棉布紮住，使他叫喚不出，朋坨二次正要動刀，嬌鳳忽的柳眉豎立，高叫：「且慢！」從朋坨手中，取過利刃，先向衆苗兵說：「今日得獲此賊，剖腹祭靈，正是土司暗中護佑，我想土司死得太慘，不能便宜了此賊，待我剷出賊心，就請在場的衆弟兄，一人賞他一刀一槍，稍洩土司身死米櫃的慘痛。」衆苗聞言，轟應了一聲，一個個拔刀持槍，儘等動手，好在宗敏此時早已嚇得魂靈出竅，人事不知，嬌鳳說罷，重又握了那柄利刃，仰天悲嘯，痛淚如雨，眼望着珠郎的靈位，叫了聲：「珠郎

，妾身不祥，實爲禍水，今幸仇人到手，妾親剖其胸，親剗其心，以告君靈」。此時早有四個苗兵分執宗敏左右手，敞開他的胸膛，送到嬌鳳面前，嬌鳳猛一咬牙，纖纖玉手，舉起利刃，對準宗敏前胸，下死力的向裏一扎，只聽「撲哧」一聲，一柄利刃，整個兒插入腔內，就在宗敏狂喊一聲之際，咬牙切齒的，把插入宗敏胸膛內之利刃，向他下面的肚腹一直割去，這一下嘯的一聲，胸腹間一股熱血，又弗的一聲直噴出口，嬌鳳雖會武藝，却不會殺過人，那懂得殺人的主兒，應當側身避開血濺，因此這一陣鮮血，整整噴了嬌鳳一頭一臉，好在嬌鳳心中此時早定了主意，便將宗敏屍身一脚踢開，早有人將宗敏的一顆血心，從腔內生生拉了出來，嬌鳳滿面被血，也不洗滌，一回手將宗敏的心接過，雙手捧到靈前，向桌上正中一供，然後一言不發跪倒靈前，連叩九個頭，站起身回過臉向大眾高聲說：「衆位弟兄，今日你們爲土司報了仇恨，怎的還不下手，一人賞他一刀？這話嬌鳳原先已經交派過，只因見了嬌鳳親自擗心祭靈的神態慘切，連這些平日殺人不眨眼的苗人都看得毛髮悚然，十分敬畏，便將此分屍之舉給忘了，此刻經嬌鳳一提，衆人又轟騰一聲，立刻動手，你一刀我一槍，片刻之間，宗敏的屍首，早成爲滿地肉片，將一個大院子流成了一院子紅水，嬌鳳望了望靈位，又看了看宗敏尸身，猛的仰天大叫：「珠郎！珠郎！妾劉嬌鳳身爲禍水，害了你穆索全家，無顏立於人世，

也隨你去了」。說到「去了」二字，手中劍刃，猛向香頸前咽喉上使勁一橫，哧的一聲，只見一綫鮮血，飛濺出丈餘遠去，嬌鳳身體，也就在這時頹然倒地。等到衆苗看得清楚，趨前救護，那裏還來得及？早已香消玉殞，橫屍靈幃，總算達到了她復仇之志，成全了她盡節之心。

第五章 「千古慘劇的結束」

吳禮自從將穆索全家人犯解進省城，猛連這邊情形，與宗敏圖謀嬌鳳的事態，他已無從知曉，因事不關心，他也就不去過問，好在自己此次的事辦下來，不但宦囊充裕，就是雲南全省的官紳，從此誰也沒有自己這樣豪富了，所以欣欣得意，一心只在辦案上，隨身帶了許多查抄來的金珠寶貝，分贈省中大小各官，常言說有錢能使鬼推磨，吳禮這一分餽，自己就大大占了便宜，元江州吳同知辦事精幹的名頭，簡直已傳遍了滇黔兩省，不但撫台對吳禮另眼相看，就是雲貴總督也知道了吳禮這麼一個幹吏，吳禮一到省裏，自然從制軍起，一直到昆明府知府爲止，都算是他的上司，除了依例稟見參謁以外，又各個分餽那一票自己以詐力得來的珍寶，制軍中丞，以至方伯廉訪（即總督巡撫藩台臬台之別稱，此爲前清官階）等，竟無一人不誇贊吳禮幾句，吳禮自然是青雲之路，已在目前。這一天他

到了巡撫衙門的總文案那裏去打聽穆索一案審訊的情形，那文案便是他的老把兄，自然十分關顧他，就對他說：「詳文已經下來，得旨將穆索全家就地正法，其餘遠近族人親屬，姑念事在謀叛中，尙未至揭竿之時，一概從寬，各依情節輕重，分別發落，毋徇母縱，這真是皇恩浩蕩，最聖明之舉啊。」吳禮聞言，才將一顆害人害澈的心放下，因為這些審訊行刑，既已解省，都算是昆明府的責任，從此與自己無干，便在向上峯稟辭的時候，特備了一份厚禮，親自送到昆明府，請他早日結案，以了此事，昆明府自然領會他的意思，好在他已送有代價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自然一口應允，次日吳禮才與高彩烈，躊躇滿志的回返元江原任。

本書寫到此處，忽然要提到一個人物，這個人便是當年穆索珠郎力平三十五猛，和大破吳世璠於鐵索橋的兩次戰役中，給珠郎作過大大的膀臂的馨兒，馨兒雖係苗種，但他的母親却是漢女，他原名叫安馨，因而安馨爲人機警，不若苗人蠢笨，而性情却極良善和平，又不像苗人那等兇暴陰狠，他原是生長在穆索家中的世僕，自從平吳之役以後，安馨本人也因功積官至參將，記名副將的職位，後來穆索辭官，家居納福，因爲就家財豪富，可以不必作官自給，安馨究與珠郎不同，所以在珠郎辭官以後，他便在四川理藩廳任那參將，不久又調駐紮在小金川，那也是個漢苗雜處的地方。恍眼十餘年

，在那一帶處理得著漢各安生業，甚是平靖，他因事務紛繁，責任繁重，也就不能常離汎地，除了逢年遇節，向珠郎請安問候以外，平時不到猛連去。此次珠郎家驟遭此變，因雙方隔了省境，安馨並未得到消息，這雖是當時交通不便所致，但因珠郎死後，全家被逮解省，不幾日嬌鳳也自盡靈前，衆苗兵便也紛紛四散，誰也不會與安馨送上一個信，所以安馨一點也不知道。這時已將近中秋節，安馨正打算備了稟帖，買些當地著名的土產，專差齎送猛連，向穆索家餽禮賀節，尙未起程，就在上一天夜間，正與他的夫人龍氏在計議明天派人齎了禮品上猛連的事，忽覺窗外樹影閃動，似有足踏落葉之聲，安馨自幼隨着珠郎練了一身好武藝，自然不是外行，便是他夫人龍氏，也是龍天祐之女，拳術武功，得自她祖龍金垵之傳，也是一個高來高去的人物。這時安馨一聽窗外綉綉之聲，早已一個箭步，搶到窗口，用手推開窗戶，向外一望，只見窗前雖一點形跡沒有，但當安馨推窗之際，明明看見有一條人影向院前牆上一閃，便已寂然，身法甚快，既看不出他是跳出牆外，也看不出他是跳進牆內。

安馨不敢大意，立刻回到牀頭，提起一柄劍，跟着向窗外縱出，也望方才人影一閃的那一帶牆頭上飛躍上去，到了牆上，四面一看，但見夜靜月明，四周垣屋排列，靜蕩蕩的什麼也已看不見，正自徘徊考慮之際，忽又見離自己存身處的牆垣，約有兩箭路的地方，又有一條人影，正從一株樹陰中躍

下，到了地上，回頭向自己站的地方望了望，然後一聳身，斜着身向西邊一株大樹上又飛躍過去，兩處距離有幾十餘丈，那人影真如飛鳥似的毫不費勁，飛了過去，還真叫安馨暗暗吃驚，心說這人的輕功，到此地步，如要趕上他，可就有些不易，但心中雖如此估量，勇氣仍在，就一連兩三個箭步，縱身到了那株大樹之下，正想向樹上躍去，不料那條人影倏的又從樹上飛到外院牆角上，回身向着安馨一招手，便如風葉一般，飄落牆外，安馨大驚，心說這分明是引我到牆外的意思，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何意？邊想邊向牆外追去，越登牆外一看，果然月光下在百步之外的廣場中立着一人，遠望去不辨面目，只見手中並無兵器，筆挺的立在那邊，彷彿是等候自己的神氣，安馨此時也顧不得再加思索，飄身落下牆去，就向那人立處奔去，直到身臨切近，才看清那人是一個二十餘歲少年，月光下見他五官端正，英氣勃勃，一身衣着，尤為特別，原來頭上戴一頂軟胎坤秋帽，上身穿一件四鑲四嵌大袖子天青緞馬褂，下着一條單又褲，後面却繫着一條戰裙，足登薄底快靴，這付形狀，既不像官，又不像兵，更不像買賣人。此時安馨已經走近，那人向着安馨似在微笑。

安馨見他並無惡意，便上前一步，抱拳說：「尊駕請了」，那人便也拱手還禮，低聲說道：「尊駕可就是安參將」？安馨應是，那人便說：「在下竇祥，與猛連穆索土司，是同門師兄弟，今因穆索

師兄，被吳樊二賊誣陷，說他有謀反朝廷之事，本身已在飛鳥渡瀕風谷被害身死，全家妻孥，也均已解入省城，昨日京師回文已到，三日內便要將他妻甘氏，子玉驄在雲南省城大教場就地正法，我師父大覺禪師命我專程來訪尊駕，不爲別事，便是要設法搶救穆索土司的後人，因知尊駕爲穆索土司舊部，勝如家人父子，且平生義氣干雲，武功出衆，故特領師命來見尊駕」。安馨一聞此言，正如晴天霹靂一般，震得渾身發冷，一句話說不出來，半晌才問說：「此事當真嗎？」那寶祥聽了，微微一笑，似乎不悅，接着便說：「我焉能平空來哄騙尊駕！」安馨自知失言，忙道歉說：「不！不是說寶兄所說不實，因我這裏一點都還不知道呢」。寶祥似乎不耐，便又說：「如今且先慢說沒要緊的話，如今連頭帶尾，只剩三天，究應如何搶救，因我對川滇之間的道路，不甚熟悉，還請尊駕從速定計才好」。安馨聞言，一時也想不出怎樣搶救，就要讓寶祥到家中商量，寶祥却搖頭說：「此事貴在機密，我如到了尊駕衙內，便恐有人知道，使對方加了準備，那時倒費事了，尊駕去是不去？好在片言可決，我們就在此一言爲定吧」。安馨發急說：「我安某世受穆索厚恩，如今他家遭此奇禍，主人又只此一綫嗣續，我不去救，何人去救？」寶祥聞言笑說：「既如此我們此時暫別，我明日清晨便動身入滇，尊駕對外不妨詭稱臥病，悄悄動身就道，我們就在西南上打箭爐官道上見面，尊駕逢着酒飯鋪，但看

牆上有白粉寫着實字者，就請入內找我，至於一切辦法，一路同行，再慢慢商議，話已說明，我却要告別了」。一句話剛說完，不容安馨再說二句，早已身形一幌，便飛出三四丈遠去，又一幌蹤跡已渺，安馨痴立半晌，才匆匆走回，仍自牆上躍到內室，見了夫人龍氏，便將所遇之事，說了一遍，二人又是傷感，又是驚奇。安馨自得此訊，那裏還睡得着，龍氏便乘夜將安馨所需兵器物件，都收拾停當，安馨稍稍在牀上閉目休息了一個更次，等到五更過後，天尚未明，安馨爲避免本署人衆耳目起見，已自別了夫人，匆匆越牆而出，這裏龍氏等天亮了，便傳話出去，只說安參將夜來偶感宿疾，臥病休養，一面叫部下備文向上峯請假七日外，一面吩咐門上，凡有往來參謁拜訪的同寅僚屬，一律擋駕不見，俟病愈再去謝步。這一來一位堂堂參將溜出省去，居然沒有被人知道。

穆索珠郎謀反的公事回文一到雲貴總督衙內，便由督撫全街佈告穆索的罪狀，與逮捕的經過，擇定了八月十六日將穆索謫配甘氏，及伊子玉驄，一併在雲南省城大教場就地正法，這消息一經傳出，一則因爲清初自「三王造反」以後，朝廷以高壓鎮住了人民，關於圖謀起義一類的事，已成鳳毛麟角，忽然又出這一擋繼三王而後的事，便覺生面別開，自然轟動全城。（按三王卽平西王吳三桂，平南王尚可喜，靖南王耿精忠，三人皆明臣降清，旋又圖復明舉義者，事皆不成，清季民間，遂有三王造

反之謬。二則穆索珠郎，威鎮滇南，統屬三七五鎮，在苗族中具有極大的威信和盛譽的，一旦說他謀反，苗人就個個傳說，人人慨嘆，有許多人也知道內容，知係被人圖財所害，這般人一發抱着不平之氣，更要去憑弔一下他那受難的妻兒，尤其他那兒子，不滿三四歲的嬰孩，竟也受這一刀之苦，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到了行刑那一天，大教場地雖然寬廣，却已人山人海，擠得水洩不通，周圍牆上樹上房上屋上，都擠滿了看殺頭的人們，從天剛亮就純在那裏，專等看這一齣好戲，這也正是表現封建時代的人民，閒着沒事作的人最多，稍有一些新鮮些的事兒，大家便能成日成夜的守着，費去了寶貴的光陰，來看一看毫不相干的稀希哈兒；因為他們根本吃飽了飯，就無事可爲啊。

聞文少敘，此時正是八月十六清晨八時，在那時候，還沒有鐘表可記時刻，所以只能說是清晨亥刻，可是距離行刑的正午時，足足還有兩個時辰；便是四個小時，監斬官還陪着太太睡在被窩裏，該殺頭的犯人，也還在監裏吃長休飯永別酒，所以此時教場上除了看殺人的閒人外，並無官中人在彼，距離大教場前門不到三百步遠近的大路邊上，有一家坐北朝南的小酒飯鋪，牠的屋址離着教場前門雖遠些，可是牠的屋基却又緊靠着教場的東牆，樓上有一間小屋，開着一扇西窗，那扇窗却又緊貼着教場東牆上面。其時時候還早，飯鋪中爐火尙未升起，却已走進兩位酒客，來喝早酒，這兩人走上酒樓

，便進了四首一間小屋，酒夥只得跟進來招待，便向那二人說：「二位今日在這屋裏喝幾盞，倒是見得比別處愜意，回頭一到正午時，向窗口望教場那邊一看，正好看個一清二白呢」。那倆酒客相對互望了一眼，却搖頭說：「我們哥兒倆走到這裏喝幾盞，談一談一樁跑海洋的買賣的，誰管他教場裏的事，他愛殺誰就殺誰，與我們什麼相干」。酒夥計原以為這兩位也是來看殺頭的，才這樣湊趣說了兩句，不想竟碰了一鼻子灰，也就搭訕着走了出去，他臨出去時，兩位酒客又對他說：「夥計，你把該送的酒菜送了上來，不必再來，因為我們哥兒倆正在商量着買賣，不願叫人進進出出的來打擾，就誤了談心」。夥計一聽，便說：「你老放心吧，算我沒睜開眼，還當兩位是來看殺頭的，既這樣，我就遵命了，不奉呼喚，我就不進來伺候，少時你老可別怪我招呼不週」。說完了逼着一肚子好氣，自願自下樓招呼座兒上的買賣去了。

時間過的相當慢，自辰而已，自己而午，一到巳末午初，大街上漸漸熱鬧起來，就聽到衆護勇們掛着腰刀，拿着皮鞭，一路趕着閒人向兩邊讓出道兒來，可是愛看熱鬧的主兒，任你如何用皮鞭子喇喇的抽得震天響，他却依然毫不在意，仍是一個勁往前擠，直到監斬官押着犯人，鳴鑼喝道的進了教場，大街上的人，又一個勁的向大教場裏面灌，一邊擠，一邊看，一邊議論，這個說：「你看多可憐

，只有一個女人，一個小孩子，怎說他們會造反呢？」一個說：「你真糊塗，造反的人早已砍死在當場了，這是造反人的老婆兒子吓」。又有一人說：「別看這一個小孩，這麼一點年紀，就要砍頭，這都是前世造的孽」。又一個說：「聽說這女人就是原告，告他丈夫謀反，如今丈夫已殺死了，她也就免不了一刀，這真是何苦，還連累了自己的兒子」。另有一人又說：「敢情這個娃子，聽說不是這女人生的，有人傳給我聽，根本就沒有造反那件事，全爲大小老婆吃醋，才鬧出這當子事來的」，此時便有一個老者歎着說：「這都是取小的榜樣呀」，這時又有兩個苗婆在旁啾咕，一個說：「穆索土司誰不知他是個忠心耿耿的，怎說他造反呢？難道這些皇帝（按指諸官），儘聽了官的話，（按指吏目公役）也不打聽明白了再辦？再說京師老皇帝也不能這樣糊塗呀」！另一苗婦歎道：「京師老皇帝想殺誰，還不是一句話，更是我們的人，他們看着，更不當個人，比宰隻狗還稀鬆平常呢」。

不言觀衆紛紛作些不澈底，不了解的批評，再說教場中自監斬官一到，形勢登時緊張起來，可憐甘氏與玉驄押在一處，甘琪與另外兩個穆索的近支族人，另押在一處，此時教場上真頭攢動，專等正午一到，號砲一響，便可看這幕悲慘的活劇。一時人聲嘈雜，衆兵役紛紛將閩人趕開，匆匆地跑到一邊，先將甘琪與穆索族人，帶到上面演武廳台上，不一會又將甘氏與玉驄也帶到廳上，演武廳距離衆

人較遠，聽不出說些什麼？只見上面正中擺着一張公案，案前坐着兩人，左邊一個就是監斬官兒，右邊一個是本城守備，乃是責任到此防衛的。犯人帶到案前，遠看似乎問了幾句話，官兒便舉起一支筆來，向着犯人背上插的那面紙條兒上畫了一筆，兩邊兵役一聲威喝，便將犯人拉了下來。此時甘氏玉聰二人，俱已由監斬官畫過斬條，立即在吆喝聲，吹起嗚嗚的殺人號來，可憐這一個婦人，一個小孩，到這時那裏還能走得一步，便由四名兵役架着兩隻臂膀，一路飛跑，直向教場靠東面的空地跑去；原來這時甘與等三人，却在西面場中用刑了。那時東西兩面場中，各有兩個劊子手，和四名護勇，手執飛快的鋼刀，挺着大肚子，耀武揚威的站在那裏，儘等犯人從演武廳畫了斬條，送到這裏，便好動手，這時全場觀衆，也好比到了戲館裏看到大軸戲那樣緊張有趣，全都聚精會神，睜大了眼，張開了嘴，專望着劊子手的那兩隻胳膊，此時場中的人情，可說已達到最高潮的邊層了。忽聽半空中震天價一聲砲響，這正是午時三刻的行刑砲，隨着又是一陣嗚都都的殺人號，號中便有咚咚不絕的催命鼓，和嗚嗚嗚斷續敲來鑼聲，互相交織成爲一片，這也是「封建時代殺人民」特有的色彩。就在這幾鎚鑼，幾棒鼓，幾鳴砲，幾聲號的中間，劊子手一聲吆喝，刀光起處，衆人眼看着甘氏一顆人頭溜溜滾落在地上，兩名劊子手一上一下，練好的手法，相互爲用，便是一拉一拐一踢一摔，這一拉是將犯

人的脖頭向前拉出，一拐是用刀橫在胳膊後面，向犯人脖子上這一刀拐下去，人頭便自落下，一踢是當人頭砍下時，立刻要將尸身向外一腿踢倒，如此死人頭腔內的鮮血才不濺到劊子手身上，一捧是先前拉人頭的那個副手，等人頭落地時，便雙手一捧，將人頭從自己手中捧出，那一捧得捧是地方，不然一下摔到監斬官的身上，可就糟了。所以說以上所說的四手活兒，乃是兩名屠手的連手藝術，也算是東方古國特有的殺頭藝術。

這時甘氏人頭已落，尸身也被劊子手一脚踢倒，人頭也被捧出，那知正在一捧一跌之間，幾萬個觀眾的幾萬隻眼睛，忽見從教場東邊牆上飛下兩條人影，直和燕子一般，飛快的向甘氏行刑之處跑去，這是因衆人站得遠，看得遠，但劊子手和護勇，却還不會看見，直到兩人已經到了面前，一聲吆喝，慌忙間見來者二人，其中一人又灰又黃的一張死人臉，好不怕人，方才如夢初醒，呀了一聲，那知來的兩人，更不與他們客氣，還未等到衆人來得及驚叫，早已一人起手一劍，便即將兩名劊子手完全砍倒，旁邊四名護勇，與八個押犯人的公役，這才驚叫起來，有幾個護勇，年輕胆壯些的，還想拔刀向前，只見那飛下來的兩人中，一人手提寶劍向衆護勇公役一聲叱咤，劍光下登時砍翻了五六個，那一人却走到玉驄身旁，因其時旁邊押解的人，早已逃散，便容容易易的將小孩子一手一提，連細綁的

繩索都來不及解，早已與那人呼嘯一聲，雙雙仍向東牆跑去，等二人去後，衆官兵才紛紛發一聲喊，預備追上去，可是一看人家一劍就能砍翻五六個，眼見不是人家對手，又真不敢上前，只好站在場中空喊，一時演武廳中的守備，也知道犯人被劫，忙不迭跑下廳來，吆五喝六，叫人快備馬追趕，等到守備的馬匹備好，那兩人劫了玉驄，早已走得無影無蹤，但是衆兵役此時見劫法場的人已走了，才大呼小叫起來，說那劫法場的兩人是向牆東跳出去的，這一來教場東牆外面的住家店鋪，却都倒了霉，官兵們挨家去搜查，真是賊出關門，鬧了個烏烟瘴氣，什麼也沒搜出。

附
從法場上飛落來的兩個人，便是早間在靠教場東牆小樓上飲酒的酒客，兩人不是別人；正是喬裝的理蕃廳參將安馨，和大覺禪師的弟子寶祥，那救人是安馨，旁助的是寶祥，兩人救出玉驄以後，商量之下，因安馨衙內留養玉驄，易於洩漏，便決定由寶祥帶了玉驄，投到哀牢山大覺禪師處，一面避禍，一面學技，以爲將來復仇地步。要知後來玉驄長大，如何爲父母復仇，如何與吳禮鈞心圖志，玉驄幾乎又爲吳禮所害，結果玉驄以一生所學蕩平川北杜潘雅州兩屬蠻夷，經過石破天驚底許多悲壯事跡，才得手刃血海深仇，這種可歌可泣的情節，盡在「集三集」中敘出。

註

武俠奇情小說

苗疆風雲

第二集

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

全書四冊 第二集價四元

著者 朱 貞 木

出版者 正 華 書 店

發行者 正 華 書 店

上海惠民路四一九弄八八號

特約經銷 協和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
八二六號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015000